

九命奇冤

分段標點

將叟著

世界書局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2839B

九命奇冤 中卷

第十三回

爵興宗孔雙荐兇徒

葉盛簡當一場敗北

話說凌氏等，聽說凌貴興來了，也吃了一驚。躊躇了良久，面面相看，想不出個主意。凌氏道：『也罷！開門放他進來；等我也問他一番，問他爲甚只管和我作對；好歹他是我的姪兒，未必好拏我怎樣。媳婦們且迴避了，祈富快去開門！』天來兄弟，見母親這般分付，也不敢阻攔，眼見祈富往外去了。不多一會，忽見祈富飛奔進來，大喊道：『老太太，官人，不好了！強盜來了！』凌氏母子大吃一驚。只見貴興跟在祈富後面，嘻嘻哈哈，一路笑着，趕了進來；後面跟着一大羣人，也



不知多少。彷彿只認得宗孔美閑越文越武幾個；其餘亂烘烘的，一時也難分辨。

却說凌貴興走進客堂，見了天來，一時良心難昧，臉上不覺紅了一紅。胡亂拱拱手道：『老表台請了！』瞥眼看見凌氏坐在堂上，也不覺彎下腰去，拜了一拜道：『給姑母大人賀歲。』凌氏發話道：『貴興！我家同你一向是和睦無事的；你爲甚事，近來只管和我們作對？須知……』說聲未絕，貴興也沒有答話，忽聽得宗孔大吼一聲道：『姪老爹！你爲何只管同他說話，豈不誤了正事！來！來！來！我給你有話說！』貴興聞言，借勢一溜，就溜到天井裏去。宗孔大踏步上前，一手執着凌氏，大吼道：『你這老虔婆，老不賢，佔踞了石室，阻遲了你姪老爹的功名富貴……』說聲未絕，揮起碗大拳頭，就要打將下去。天來連忙搶步上前救護。凌氏又氣惱，又驚駭，身子上的抖將起來。衆強徒一擁上前，把所有玉石花盆，花梨木桌椅，登時搶個一空。宗孔放光了一雙兇眼，看着衆人，都一哄散了，便放了凌氏。一翻手住扭了天來道：『賢甥！你送我一送！』不由分說，拉着就走。天來只

得跟了出來。走出大門，只見一衆強徒，已是散的無蹤無影。宗孔一撒手道：『饒了你罷！』順手一推，天來幾乎跌了一交。宗孔便揚長去了。

一逕奔回貴興家中。只見衆人手忙脚亂，正在那裏調排桌椅呢。當下重整杯盤，歡呼暢飲。貴興忽然又放下酒杯，長嘆一聲。宗孔道：『姪老爹！方纔因爲玉石花盆嘆氣，此刻已經取到，不知還有甚不滿之處？』貴興道：『叔父那裏得知！我此刻忽然想起，我家連喪二命，雖是他們自尋短見，但是我細想起來，總因爲梁天來而起。倘使沒有梁天來這件事，我不至於同妹子破面；我妹子就不至於上吊；我妹子不上吊，我妻小也就不致吞煙。這兩條命，不是都被梁天來害了麼？怎能夠把他兄弟殺了，作爲抵命，我纔得甘心呢！』宗孔道：『姪老爹放心！包在我身上，替姪老爹報仇雪恨！』區爵興道：『老表台不知有甚妙計？』宗孔道：『姪老爹有的是錢，江湖上有的是英雄；我聞得人說，甚麼古語有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好歹去找兩個來，一個對一個，怕不結果了他！』爵興聽罷，低頭不答。貴興

道：『還是叔父算計得到；但不知那裏去尋那江湖上的英雄？』宗孔道：『一時那裏去尋？這個只好放在心上，隨時留心；遇見時便邀了來。還不能馬上就對他說這件事，慢慢的買伏他的心，自然就辦妥當了！』貴興點頭稱是。當下飲酒已畢，各強徒如鳥獸散，不提。

過得幾天，區爵興帶了一人，來訪貴興道：『賢姪前說過要結交天下英雄，我特引這位熊兄來見。』貴興大喜，便問姓名。那人道：『在下姓熊，沒有名字，排行第七，因此人都叫我熊阿七。』貴興連忙叫置酒相待。熊阿七又講些使刀弄棒的法門，貴興只樂得手舞足蹈。爵興道：『這都不是阿七哥的本行；他擅長的是飛簷走壁；晝夜之間，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貴興益加喜悅。阿七道：『在下何足道！敝友李阿添，真有「萬夫不當」之勇。大爺禮賢下士，早晚當帶來相見。』貴興大喜道：『不知幾時可以同來？』阿七道：『就在近處；如果大爺不棄，明天決定同來。』貴興道：『如此最好，千萬不可失信！』酒飯已罷，阿七要吃鴉片煙。

貴興叫人買了一兩來，阿七呼呼的吃個乾淨，方纔別去。

到了明日，果然引了李阿添來。另外還有兩人：一個名叫甘阿定，一個名叫尤阿美，一般的都是身裁矯健，面目猙獰。貴興一一接見，置酒相待。飲酒中間，忽然宗孔走到，與衆人一一相見，坐下便吃。直等到酒闌人散，宗孔問貴興道：『方纔那幾個人，是那裏來的？』貴興道：『是區表叔薦來的，就打算叫他們去幹那個勾當。』宗孔道：『這都是初交之人，不可就付之重託；我有兩個心腹朋友，相好多年，近來許久不見了。前兩天打聽得他兩人在陳村，我便趕了去，請了他來；所以幾天沒有到這裏。這兩個一個姓簡，名當，一個姓葉，名盛，都是江湖上好漢，殺人不眨眼的。此刻請在我家裏，姪老爹要見時，就請來相見。』貴興道：『既如此，何不早說？請來同衆人叙叙，多幾個人，到底好商量些。』宗孔道：『姪老爹！你聰明一世，爲甚要懵懂一時？這是一件機密大事，只要一兩個人知道，方纔妥當。若是知道的人多了，萬一風聲傳了出去，豈不誤事！』貴興恍然大悟道：『既

這等說，叔父且去請那兩位來！」宗孔道：「請來便怎麼？」貴興道：「就重託了他們！」宗孔道：「爵興荐來那四個呢？」貴興道：「叔父放心！我不叫他們知道便是！我招接着他們，另外有個用處。」宗孔聽了，便起身作別而去。

不一會，帶了簡當，葉盛兩個來。貴興大喜，一一相見。宗孔便對兩人道：「我姪老爹同梁天來兄弟，結下了不解之仇，因此要煩你兩位，好歹去結果他兄弟兩個，自有重謝。」貴興接口道：「你兩位果然有膽，去辦了這件事，不管是打死殺死，只要是弄死他一個，我就謝銀五百兩；弄死兩個，就謝一千兩。倘然告到官司，有我這裏承當，包你沒事。」宗孔又搶着道：「官司這一層，只管放心，我姪老爺自會打算；這等好機會，你兩位不發個財，也就錯過了！」簡當道：「大爺要差使我們，自當效力！」貴興大喜道：「如此就重託你兩位，但不知怎樣下手？」簡當道：「這個可不能預定，好在他兄弟開店在省城，住家在這裏，早晚總有往來；最好覷個便，在路上下手，結果他了。」貴興大喜。即刻取出五十兩銀子，送給二

人道：『兩位先將出做茶資，事成之後，另外再謝。』二人接受了，連忙道謝。宗孔對二人使個眼色，二人會意，就起身作別。宗孔也跟了出來，邀到自己家裏，問二人討了個八折回佣。二人無奈，取出那五十兩銀子，在內秤了十兩，交付宗孔。又將餘下的四十兩，分秤做兩份。二人均分了，方纔別去。

葉盛拉了簡當，走出村外僻靜的去處道：『今日這事，是你答應的；我並沒有開口。我想殺人償命，是一定的，這個勾當，我可幹不來！他此刻便道鬧出官司，有他抵當；倘或到了那時，他只推不知道，那便奈何？請你一個人去幹罷！』簡當道：『你真是個呆人！等到殺了人時，拏了他的謝銀。逃得時最好，萬一逃不脫，鬧到官司，少不得他要出來料理。倘使他不肯料理，我們便供出他的主使，看他怎樣？』葉盛道：『你說我呆，你纔呆呢！到了那時，任憑你反供了他；他有的是金子銀子，拚着化個一萬八千，到衙門裏；怕不洗刷的乾乾淨淨，又怕傷了他麼？到了那時，我們更是不得脫身。況且這些狗官，地方上如果出了人命案子，凶犯逃走

了，他沒了法子；還常常拏個不相干的人來，苦打成招，硬派他是兇手，拏來抵命，以了他的公事呢！何況真正兇手到了案呢！」簡當聽了，呆了一呆道：「據你這樣說，萬一幹下事情，逃走不脫，就是他肯設法，也是無用的了！」葉盛道：「可不是嗎？」簡當道：「此刻銀子已經受了他的了，這個雪亮的東西，好容易到手，難道還了他不成？」葉盛道：「我們不如到省城走一遭，在番攤館裏，碰個機會；如果發了財，我們就遠遠的走開了，豈不是好？」簡當拍手道：「此計大妙！」二人當下就喚了船，到省城去。一連四五天，十分得手，每人拏着二十兩的本錢。不到幾天，大家身上都有了百十兩銀子了。葉盛便道：「此刻我們有了本錢，我向來聽見說：『販私鹽，極是好利息。』我們何妨去做這個生意？」簡當道：「私鹽太累贅了，我看還是販鴉片煙好。這裏又有聚仙館的林大有，他是個私販煙土的头腦，我們就到他那裏買了煙，販到四鄉去，豈不輕便？」葉盛道：「那麼我們就辦起來！」簡當道：「且慢！我們的本錢還少，明日再去押兩個寶，每人湊到了二百兩

銀子，就好試辦起來了！』到了第二天，兩人就分頭去賭。誰知從這一天起，連日不利；不到三天，把贏來的連本帶利都輸了。輸的火發，連穿在身上的衣裳，都剝下來去賭，只賸得赤條條的兩條光棍。累得凌貴興在那裏盼望的雙眼將穿，只是杳無消息。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三德店大有定奇謀

裕耕堂爵與詐酬謝

卻說凌貴興自從打發簡葉兩人去後，便天天盼望信息。誰知他兩個這一去，就同泥牛入海一般。看看望到春盡夏來，端陽又過；只沒有個信。宗孔也幫着在那裏着急。此時熊阿七李阿添甘阿定尤阿羣……等，卻天天在貴興裕耕堂內嘯聚。還有

舊日的一班強人，無非是大酒大肉；虧了這個同貴興消遣日子，未曾把他盼煞。宗孔却又另外一種心事，日日只盼二人得手；一則自己面子上好看，免得被區爵與荅來的人奪了頭功；二來事成之後，貴興既謝他二人，少不免要謝我這個薦主；三來又可以在他二人謝錢之內，索個回佣；四則等他鬧到官司，貴興要同他上下打點，自己多少經點手，從中又可以落點私肥。這一件事成與不成，與自己財運，大有關係；所以他心中比貴興更是來的着急。時時在梁家門前窺探，却沒有個動靜，不勝納悶。

這一天正當六月盛夏，貴興正同衆強徒在家賞荷花吃酒。忽見宗孔慌慌張張走了進來，一言不發，拉了貴興到書房裏，悄悄說道：『方纔有人從省城來，說看見簡葉兩個，流落在那裏，不知是何緣故？我意欲到省城去打聽打聽，姪老爹你道好麼？』貴興道：『他兩個一去，渺無聲息，連面也不得一見，我天天在這裏盼望；既然知道他在省城，說不得我兩人同走一遭。』商量停當，等到吃罷了酒，貴興宗

孔帶了喜來，就趕到省城。

原來此時貴興却在省城開了一家綢緞店，招牌叫做「三德。」這三德店前面設櫃做買賣。後進却設了三間密室，以備聚集商議機密事情的。當下貴興到三德店住下，便叫宗孔去找尋二人。尋了兩日，方纔帶了來。見了貴興，滿面羞慚，無言可說。貴興道：『不必如此！已往之事，我也不來追問；只要你兩位，以後肯同我盡心辦事，我依然一樣酬謝；以前之事，一概不必提起！』葉盛道：『這件事，事關人命，最好是多兩個人，商量一個善法，方好下手！』貴興道：『你們意中可有甚麼朋友可靠的麼？』簡當道：『我有一個朋友，姓林，名叫大有，生得身裁短小，習得一身武藝。向來在江湖上，打家劫舍，無所不爲。近來改邪歸正，在小北門外，開設一間聚仙館；門面專賣鴉片煙，暗中却是私販煙土。爲人足智多謀，可以商量這件事。』貴興道：『煩你就同我請來好麼？』簡當應允去了。

不多時，同了林大有來見；貴興大喜，即叫置酒相待。酒過三巡，貴興又提起

前事。林大有道：『方纔簡大哥在敝館已經提起；然而據我看來，這件事實在難辦！此刻昇平世界，那個敢平白地去殺人？』貴興道：『據此說來，我這個仇，是不能報的了！』林大有道：『法子是有了一個，可是要大爺捨得銀子！』貴興道：『要多少銀子呢？』大有道：『我這個辦法，要用許多人，頭一層公衆的酬謝，至少要五千；倘有結果得天來兄弟的，大約也要一千一個。至於事後，一定要鬧出官司，就要上下打點，那個說不定一萬八千，也要大爺承認的！』貴興道：『還有麼？』大有道：『沒有了！』貴興呵呵大笑道：『這不過拿萬把銀子出來罷了；我當是甚麼一千幾百萬，我可就拿不起了；只請教是個甚麼辦法？要多少人纔夠調撥？』林大有道：『人是愈多愈好；糾了衆人，去他家打劫；就乘機殺了他。』貴興忙道：『明火打劫，要吃官司的呢！』林大有道：『他只管告明火打劫，我只供攔門行竊；這就在乎大爺在外頭打點的了！』貴興道：『還有殺人呢？』大有道：『就是爲的這個；倘使一個人殺死一個人，拿住了，是沒得抵賴的；我這條計，多用人去，

倘使殺了人，到了官，只要大家約定，胡亂供一個「張三李四」的名字。只說他畏罪在逃，未曾到案；大爺再在外頭打點，不過起了個通緝文書，慢慢的就冷下來了。」宗孔拍手道：「妙計！妙計！若不是我薦出簡兄，那裏轉得出這位林大哥來？」貴興道：「此計大妙！既然要用多人，我那裏差不多有二十人光景；你們三位，若是有甚朋友，也可以薦來！」林大有道：「我兩個知己朋友：一個周贊先，一個黎阿二，向來都在江湖上走動，可以同去。」簡當道：「我有個本家簡勒先，向來在肇慶一帶販賣私鹽；此刻因爲折了本，投在番禺縣衙門，充個卯差，也可以去得。」葉盛道：「我有個舍親，姓蔡名順，許久沒有事業了，望大爺也提攜提攜他！」貴興一一允了，當下席散無話。

次日，林大有帶了周贊先黎阿二來；簡當帶了簡勒先來；葉盛蔡順也陸續來到。大家會齊，商量這件事。只喜得貴興笑逐顏開，又復置酒相待。便欲同到譚村。林大有道：「承大爺之命，本當即刻起行；只怕到了那裏，一時未便動手；做這等

事，也要見機而行。」貴興忙道：「林兄莫非想就在省城劫他糖行，就便行事麼？」林大有道：「這個如何使得？一則省城巡防嚴密；二來糖行人多；我們又認不得梁天來是個圓的扁的；萬一殺錯了人，豈不是白白勞心，又白耽個干繫麼？還是到譚村他家裏去爲是！但不知他甚麼時候在家。到了那裏，未免要暫時耽擱；打聽他的行蹤；這可是說不定幾天的事。恰好這幾天，我澳門有一票煙土要到，必要我自己在這裏接應，所以一時不便動身。」貴興道：「這一票寶貨，不知幾時可以到得？」大有道：「大約月底必到，一經到了，我們就動身去幹事。大爺放心！我老林答應了人家的事，那怕粉身碎骨，總要辦成功的。」貴興大喜。從此連日就在三德店，大酒大肉的歡聚。轉瞬到了月底，林大有有的貨到了；他還要發往四鄉，又忙了幾天。直到七月初旬，方得動身。林大有道：「我們到了譚村，都是面生的人；被人家見了，未免犯疑；不如改過裝扮，夜間上岸，就到大爺府中住下。覷便行事，方纔妥當！」貴興喜道：「林兄真是見得到；不愧文武全才！」

當下貴興帶了林大有；宗孔帶了周贊先黎阿二；簡當帶了簡勒先；葉盛帶了蔡順；或扮作山西客人；或扮作水果販客。身邊暗暗藏了器械；陸續分班僱船，向譚村進發。到得裕耕堂中，貴興忙叫請了區爵興來，商量辦事。又招了熊阿七李阿添甘阿定尤阿美，以及貴興本族凌美閑越文越武越順越和宗孟宗孝宗和其譽海順柳郁柳權潤保潤枝，連爵興宗孔，共是二十九個無賴強徒。就在裕耕堂中擠擠挨挨的坐下。貴興叫宗孔招呼各人，置酒相待。

自己却拉了爵興，到書房裏去。把林大有的意思告知；要同他商量這件事的辦法。爵興道：『此計極妙！但是總要人心歸一，方纔妥當！萬一事後，認真捉到官府裏去，內中有個煎熬不起大刑，供出真情，那可不是頑的呢！』貴興道：『我只要給之以恩，他們不見得就供出我來。』爵興嘆口氣道：『賢姪那裏得知！我說一句剖腹見心的話，這一班人說得好時，便是江湖上英雄，綠林中豪傑；若要平心而論，無非是一班無賴子弟罷了；那裏認真都靠得住呢！』貴興聽了，不覺一陣灰心

道：『照表叔這等說，這件事辦不成功的了。』爵興道：『此刻已經招集了這許多人，大家都知道了一個意思，他們心中都打算定要分酬謝錢，忽然說是不辦了，他們不免要怨恨。將來到外頭去，透了這個風聲，那就奈何？』貴興跌足道：『這件事，是我太冒昧了；這便怎樣辦法呢？』爵興道：『只要把酬謝錢，分給他們，說不辦這件事了；叫他們到外頭去，口穩些便是。想他們既不要出力，依然得了謝錢，自然沒話說了。』貴興道：『事又不曾辦得半點，氣也不會出得半口，白白的破了一注大財，豈不可惜！』說着，連連嘆氣。爵興只是傻笑。貴興道：『端的表叔有甚法子？和我想想！』爵興道：『你們起先絕無一字，向我提起；就是我荐了熊阿七他們來，也已經半年了；你們向來不曾提到此事；我以為你們放冷了，誰知你們瞞着人，到省城去了一次，又招下了多少好漢，要幹這個大事。此刻事情弄僵了，却來和我商量，叫我一時從何設法？此刻依我看來，你們幹你們的，我不管帳。就是熊阿七們四個人，我也招呼他，叫他們不必干預，賢姪的謝錢，也不必分給他

們。我自去穩住他，叫他們不要胡言亂道就是了。等到認真鬧出事來，却再理會。

『貴興慌了手脚道：『表叔！你這是怪我的話，聖人說的，「成事不諫，既往不咎。」表叔不要怪我，好歹同我想個法子，我自當重重的酬謝。』爵興冷笑道：『你動不動就說酬謝；我同你辦過多少事，何嘗受過你謝來？不說別的，就是陳家何家那兩遭，鬧了個天翻地覆，不是我從中調停的麼？若是別人和你調停下這等大事，這筆謝費，只怕逃不了一千八百呢！我却何曾放過一個屁。可知我並不是爲酬謝起見，不過我們彼此是親戚，見得到的，不能不關照你罷了。』貴興沈吟了半晌，取出一張五百兩的票子。深深作了一揖，遞與爵興道：『表叔！千萬和我想個法子！請先收了這個，事後再當酬謝！』爵興接在手裏一看道：『賢姪何苦拿這個栽給我！我其實並不是要你酬謝！』一面說，一面已把那票子塞到衣袋裏去了。又道：『法子是有個，可以辦得千妥萬當的。』貴興大喜，便問是何法子。

不知爵興說出甚麼法子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堂前設惡誓大有劫盟

窗外聽私言張鳳報信

却說區爵興接了五百兩的票子，便說道：「有一個千妥萬當的法子。」貴興大喜，忙問何法。爵興道：「這個法子，只要賢姪破費一頭牛，一腔羊，一口豬，以後便萬事皆妥，不知賢姪肯麼？」貴興道：「這是小事，有何不肯！」爵興道：「這纔是個妙法呢！」貴興道：「請教到底是甚麼法子？」爵興擡着頭，仰着面，徐徐的說道：「妙啊！千古籠絡英雄，也不外此法！」貴興再欲問時，爵興又道：「劉備結識關張，宋江結識多少好漢，總也脫不出這個範圍！」貴興道：「好表叔！你不要惱我了！打點告訴了我罷！」爵興道：「這班人目無王法，只除是菩薩可以伏住他。我們只須如此如此，……却還少一個做硬的人！」貴興大喜道：「就是家

叔宗孔好麼？」爵興道：「這個人只會脅肩諂笑，不能幹大事的。不是我離間你們叔姪的話；你看他近來這幾年，跟了賢姪，一味的騙吃騙用，何嘗同你辦過甚麼事來？還是另外想一個人罷！」貴興道：「林大有雖係初交，我見他很有膽識，不如就煩了他。」爵興沈吟道：「也罷！且等席散了，再同他商量。」

當下兩人計議已定，便出來入席。飲過兩巡，爵興站起來，吃乾了一杯酒。對衆人說道：「今日祈伯賢姪，要同衆位商量大事；一切都托我主持。我此刻當衆一言，諸位靜聽！」當下衆人果然一律肅靜。爵興又對貴興道：「賢姪可叫喜來，督率家人，把各處閒房，都打掃起來應用。限明日便要齊備。」又對衆人說道：「省城新到幾位，自然今夜就住在此處；其餘各位，也務請從明天起，到這裏居住。還請衆位今日出去，各人回家，對一切妻子人等，止說明日有事往省城；或說到佛山；或說到陳村；千萬不可說是到這裏來。限明日午時取齊，我亦在此等候。到時另有說話商量，不可有誤！」衆人一齊站起來答應了。爵興又對宗孔道：「有一件事

，要煩老表台：明日一早，到省城走一趟。」宗孔道：『可是要我去叫天來兄弟回來就死？』爵興笑道：『不是這個；明日晚上要用一隻羊，這裏沒有買處，煩你明天一早到省城去買，即日趕了回來聽用。』宗孔聽得叫他去買羊，從中又好落幾錢銀子，如何不答應。爵興說罷，衆人重新歸坐。飲至黃昏，方纔散去。爵興就留在書房，同林大有周贊先……等人談天。只見林大有果然精悍，是好一條漢子。因拉他在一旁，同他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林大有連連答應。

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向午時分，衆人陸續到齊。下午宗孔也買了羊回來，貴興自去叫人安排一切。是夜依然是呼嘯同飲，直至二更方散。撤了殘桌，衆人分列坐下。爵興便高聲對衆人說道：『今日祈伯請衆位幫忙，報仇雪恨；不知衆位可肯戮力同心？』衆人同聲應道：『自然是同心合力的！』爵興道：『既是同心合力，我把今日這個辦法，且當衆言明。此刻已聚集了二十多人，我們就這幾天裏頭，前去梁家打劫。進得門時，不必劫取財帛，只要各位牢牢的記着八個字，回來自當照

議酬謝。這八個字是「逢男便殺，遇女休傷。」衆人又齊聲說道：「當得照辦！」爵興又道：「只是一層可怕，倘事後被他告發，當起官來，又當怎樣？」凌美閒等一衆聽了，不覺面面相看。爵興又道：「外面自有祈伯打點一切，自可放心；但是你們當官怎樣供呢？」衆人又不能對。爵興道：「林大哥有一個主意在這裏，要是當起官來，只要胡亂供一個假名字，只說那兇手畏罪先逃。等官府起一通緝捕文書，這裏就好想法子，打點放你們出來……」貴興接着口說道：「但凡到官府受過刑的，我都一一記着，酌量酬送止痛銀錢。」爵興道：「衆位都情願麼？」衆人都答道：「情願！」爵興道：「都情願了，是最好！但是認真到起官來，供的兇手名字，你供的是「張三，」他供的是「李四，」那又不對了。到了臨時，我再擬定一個名字，告訴你們，你們便牢牢記着；個個供的都一樣，不由他官府不信。今日卻還有一句話，衆位既然都是同心合力的，可肯就今夜設一個誓麼？」林大有上前一步，手拍胸膛道：「這個正合我意！」爵興喝一聲：「好！」貴興忙叫擡過三

牲來。登時七手八脚，搬了三張桌子到天井裏；擺上了牛羊豬三牲；又排起香案，點上明晃晃的一對大蠟燭，焚上了香。此時區爵與已把上頭的話，略略加上點文藻，寫成一張誓詞；誓詞後面，又把各人的姓名，一一列上。當下貴興先到香案前叩過頭，爵與宗孔等一班人，又依次叩拜過，爵與便取出誓辭，當衆宣讀。讀完，又按着名字叫起來；叫一個，就有一個答應，如同點名一般。點過了，貴興叫擡過誓品來。只見兩個打雜，擡了一籠雞，拏了一把利刀，放在當中桌上。爵與放下誓詞，走過來，左手捉了一隻小雄雞，右手拏了刀，說道：『我先誓了！衆位輪着來，不可退縮！』道罷。把刀子高高舉起道：『有不依今夜之誓的，死得同這雞子一般！……』說聲未了，拍撻一聲，已把雞頭斬下，順手把雞往天井裏一擯；只聽得撲撲撲的，那沒頭雞的翅膀，還在那裏亂撲呢。爵與方纔把雞擯了出去，林大有便忽的一跳跳在當中，厲聲說道：『今夜有那個敢不照樣設誓的。』說着，就在身邊聽的一聲，拔出一把二尺長的尖刀來道：『我就把他一刀！』說着，猛的一下，把

刀插在桌子上，震的蹬的一聲。他自己便先提了一隻雞，拍的一下，斬了雞頭，說了誓詞。衆人先看見爵興的斬雞說誓，本就有些膽怯；要想退縮。後來見了林大有這等惡狠狠的舉動，只得一個個的上前斬過了。爵興又擎起那張誓詞道：『這張誓詞，照例是要存起來的；但是這個是一件機密大事，存着這張紙，恐怕失落出去，反爲不美；不如當天燒了。把各人姓名，都存在天上。我們更要戮力同心，須知有天地神明鑒察！』說罷，就在燭火上燒了。却也作怪，恰好起了一陣風，把那紙灰飛到半天裏去。爵興故意擡着頭，咄咄稱奇。衆人看得毛骨悚然。當下收了祭品，衆人從此夜起，就在貴興家住下。

一連過了三天，爵興只不提這事。貴興便問道：『表叔意下；要想幾時動手？』爵興道：『我已算在這裏了，天來兄弟，難得同時在家。倘使冒冒失失的去了，不能一鼓而擒，豈不是可惜！今日已是七月初八了，到了十二那天，賢姪可延請僧道，打起醮來；僧道不許進門，可在門外搭起醮棚；連打七晝夜的醮，包你可以

成功！」貴興道：「這又奇了！難道預先超度他們，恐怕冤魂索命麼？」爵興道：「不是這等說，我另有妙用，賢姪只管預備起來。」貴興只得叫人去預備了。又問：「到底幾時動手？」爵興道：「只等散醮那夜動手。」貴興屈指一計道：「十二日開壇，應到十八夜散醮；何以揀了這一夜呢？」爵興拍手道：「賢姪！你真是和梁家結下莫大冤仇，連這件事都忘了！天來的母親，不是十九的生日麼？平日怎能得他兄弟齊全在家。到了那天，他自然預先回來，同他母親做壽。莫說他兄弟兩個；你就連他兒子養福，也結果了，亦是易事！」貴興大喜道：「表叔真有鬼神不測之機！此事只憑表叔調撥，我再也不過問了；事成之後，再當重謝。」當下就叫喜來先僱了篷匠，在門外搭起醮棚。延了僧道，脩齋建醮。只推說趁着這中元佳節，追薦妻妹。起頭兩天，只引得村中各男女都來觀看。三四天之後，看的人也漸漸少了。

且說譚村村中，有一個貧苦人，姓張名鳳。為人生性癡直，好管人閒事，喜抱

不平。因此人人都憎他多事。出來傭工，每每爲同事所不容；所以傭工總不能長久。久而久之，人人都當他沒有良心，索性不理他。鬧得他走頭無路，就流落到卑田院中去了。日間在街頭叫化，夜來在古廟棲身，倒也遙遙自在；不至再去受那齷齪人的齷齪氣。近來有病在身，并且他也懶得出去。這幾天看見凌貴興門前，修齋建醮，便去門前乞些齋飯。誰知捨出來的，雖是殘茶賸飯，內中却有許多肥魚大肉。心中暗想：原來他們修齋不吃素的；樂得拏來充飢。一連乞了六天。這一天，方纔乞來吃飽，正要走開，忽然瘡疾大發，戰抖不已。看見旁邊一條夾街，喜得寂靜無人，就推了進去躺下。忽聽得旁邊窗戶裏面，有人說話。一個道：『阿七哥！你今天爲甚麼吃煙格外吃得多呢？』一個道：『你不知道，我過足了癮，今夜要去幹事呢！』一個道：『你真是不經事！你可知梁天來同個癆病兒一般，他那兄弟君來，也是骨瘦如柴的；莫說殺他兩個，就是再多兩個，也不禁殺呢！況且我們二十多人，怕殺不了麼？要你這樣費心！』一個道：『不是這等說；大爺說過，殺一個，謝

一千銀子；我想奪頭標全撈呢！可惜大爺又說：「逢男便殺，遇女休傷。」不然，我還想多發點財呢！」一個道：「你好狠心呀！」一個又道：「不知今夜幾時動手？」一個道：「區師爺說二更就去呢！」張鳳聽了，嚇得一身冷汗。連忙帶病走了出來。暗想：「這一帶的窗口，明明是凌宅的房子，不道貴興這廝，明裏修齋念佛，暗裏却去殺人，真是出人意外！」又想到：「我何不趕去通個信給天來，叫他早點躲避了呢？是呀！這正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想罷，拽起叫化棒，提了叫化籃，直奔天來家報信。

不知天來得信後，怎麼設法預備？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區爵興當筵儼行軍令

凌祈伯臨陣却用火攻

大凡內地村鎮地方，所有人家，都是祖居的；地方又少，又沒有往來客商；朝夕見面的，無非是這幾個人。所以一村之中，無論富貴貧賤，彼此多是認得的。譚村亦復如是。所以張鳳也是認得梁天來的。譚村村中之人，也沒有一個不知道這個叫張鳳。

閒話少提，且說張鳳在窗外聽了那一番言語，知道天來今夜有難，急急要去報知。也顧不得身上有病，一口氣奔到天來門前；舉起手來，把門打得震天響。祈富不知何故，吃了一驚。連忙開出門來，看見是個張鳳。罵道：『呸！你這個沒嘴臉的，只怕要作死了，討飯也好好的討呀！』張鳳道：『我不作死，只怕你家有人要作死呢！』祈富大怒道：『張鳳！你今天可是發了癡了！怎麼登門咒起人來？』張鳳道：『你且不要動氣，我要求見你家官人呢！』祈富道：『我家官人太沒事了，要見你呢！』說着，把他一推，便要關門。張鳳就大喊起來道：『你這不識好歹的奴才！你家官人，可是當今皇帝，連見也見不得的！……』一陣亂鬧，裏面驚動了

養福。出來喝道：『是甚麼人在這裏混鬧？』張鳳道：『我是特來送要緊信的；且耐你家祈富這厮，不同我通報！』養福道：『你送甚麼信來？』張鳳道：『我送凌貴興的信來！』養福聽得「凌貴興」三個字，心中吃了一驚道：『是凌貴興叫我送來的麼？』張鳳道：『我又不是他家奴才，他好使得我動！是我聽了一個信息，特來通報的！』養福道：『是甚麼信息？你給我說了，可不是一樣？』張鳳道：『這是個性命交關的要緊信，不見了你們大官人，是不說的。』養福聽了，心中詫異。只得喝住祈富，不要同他厮鬧。自己却到裏面告知天來。凌氏道：『不消說，這又是貴興那厮，叫他來胡鬧的。』天來道：『且待孩兒出去看來。』說着，走了出來。便問張鳳何事。張鳳道：『官人可借一步說話？』天來便讓他到門裏來。張鳳便把自己如何討飯，如何發病，如何睡到窗下，如何聽見密話，一一說知。天來道：『多承你關切，我這裏提防着就是了。』在身邊摸出一塊銀子，約有一兩多重，遞給張鳳道：『這個請你買碗酒喝罷。』張鳳千恩萬謝的去了。

天來回到後堂，告知凌氏。凌氏道：『這個寧可信其有，不可不提防他！』君來道：『這是張鳳窮極了，想出這些謠言來騙賞錢的。貴興就是兇惡到十二分，這個昇平世界，怎麼就好殺人！難道沒有王法麼？』大家正在半疑半信，議論這件事，忽見祈富進來說道：『張鳳那廝，又來鬧了，趕也不去，還說要見官人。』天來聽說，出來看時。張鳳道：『官人！我想起一件事來了：方纔我來報信，多謝官人賞我一塊銀子；我本來萬千之喜。我走到半路上，想起我是個叫化的人，今日無端來送這個信，官人賞了我銀子，我若是受了，官人們一定要疑心我造作謠言，來討賞錢的，一定不做準備。到了晚上，依然要遭他們毒手。豈不是我白白送了這個信，勞而無功？而且還要被人疑心我設法騙錢麼？因此特將原銀送回，務求官人速速躲避！』說罷，遞過原銀。天來大驚道：『這麼說？你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了！』張鳳道：『是麼？我就知道受了這塊銀子，人家就要疑心我棍騙，不信我話的了；此刻可真了。官人作速躲避了罷！』天來道：『既然如此，我這個還謝得你少呢。你先

擧去罷，明天再重重謝你！」張鳳道：「這塊銀子，我今天是抵死不能受的；不要我爲了這塊銀子，誤了官人的性命。等官人躲過了今天，明天謝我，再多點我也肯受！」說着，依舊把銀子遞過來。天來那裏肯接。張鳳墮在地下，翻身就走。回頭道：「官人千萬保重！速速設法！我但望你明天平安無事！」說着，伴長的去了。

天來拾了銀子，回了進來，告知凌氏。大家這纔慌了，沒了主意。凌氏便道：「我的兒，你父子兄弟三個，趕緊走罷！好歹躲了這一夜再說！」天來道：「這個如何使得！不如另行設法！」君來道：「不如同母親同到省城去罷！」凌氏道：「此時已經將近黃昏，還有甚法可設？我又何必同你們到省城去？終不成貴與敢來殺我！並且據張鳳說，有甚麼「逢男便殺，遇女休傷」的話。我們婦女，又寬一着；你們三個，趕緊走罷！你們兄弟要不放心時，可留下祈富在外面，探聽一切就是了。快點走罷！」劉氏道：「不如等到黃昏將黑的時候走罷。此刻出去，恐怕被他們遇見，又不妥當了！」衆人心中，七上八下，慌做一堆；只是沒有個主意。看看天

晚，將近掌燈時分，凌氏再三催促。天來父子兄弟無法，只得含淚拜別。叫船往省城逃生了。

這裏凌氏貴興，自從十二開壇那一天起，便眼巴巴的盼到十八，要去行事。到了這天，從早晨起，直到黃昏，終日磨拳擦掌，準備殺人。申牌時份，聚衆吃酒；區爵興就當席發號施令起來。先叫喜來聽令道：『往常吃酒，都是你執席招呼；今日可免了你這差使；喚兩個小廝來伺候。你可去邀了常段地保李義來。只說今夜我們這裏放餸口，恐怕來看的人多，擁擠鬧事，請他來彈壓；約得他來了，却讓他到門房裏吃酒。這李義是見了酒，不要命的，你可灌他一個爛醉；你自己却不可吃醉了，我另有你的去處。』喜來領命而去。爵興又叫潤保，潤枝，聽令道：『這東路上，是千總衙門的來路，你二人可扮作家人模樣，帶了大爺片子，伏在那裏。如果黃千總聽見聲息，出來巡查時，你二人就攔住，拏片子給他看。說是：「這裏因為放餸口，看的人多，在那裏擁擠着打架，此刻已經勸開了。家爺恐怕勞了總爺的

駕，叫小的們趕來擋駕的。」潤保潤枝領命。爵興又叫其譽，海順，柳郁，柳權，四個聽令道：『我已經備下了鞭炮十多籮，你們各領兩籮，在門外醮棚的前後左右，不住的燒放。不准有片刻停聲。燒不夠時，再進來領取。』柳權道：『放箠口向來沒有放鞭炮的，豈不被人疑心？』爵興道：『有人問時，你們只說：「我們家因爲去年連傷了兩個女口，陰氣太盛；所以今夜借着這鞭炮，要轟開那些陰氣」就是了。』四人領命。爵興又叫宗孟，宗季，宗孝，宗和，聽令道：『你四人各拏悶香一束，初更以後，便分投去梁家的四面街道上。把所有更棚的更夫，街棚的棚夫，一齊悶倒；各人就在四路巡查。倘然遇了官兵，就飛報前去，不得有誤！』又叫凌美開聽令道：『你帶領越文，越武，越順，越和，簡當，葉盛，一共七人，做先鋒先去攻開大門。到梁家門首時，先放一响炮；我這裏發第二隊人馬。』又叫林大有聽令道：『你帶領周贊先，黎阿二，李阿添，尤阿美，熊阿七，甘阿定，一共七人，作第二隊。只聽得前面炮響一聲，卽刻動身。到那裏時，也放一响炮；我這裏

發第三隊人馬。你們兩隊人馬，如果遇見天來兄弟時，先捉住了，等大爺親來驗明再殺。』又叫勒先，蔡順，兩個聽令道：『這裏北路，便是巡檢司衙門的來路；你兩個也扮作家人模樣，伏在那裏左近。倘遇見衙門差役來時，就分一個，引了來，送到門房，交喜來管待吃酒。却仍要回原處伺候。如果李巡檢親自出來，却飛報與我。』二人領命。爵興又拏出一枝流星火，交給潤保，潤枝道：『你兩人，倘然擋不住黃千總，即刻轉到暗處，把流星火放起；我這裏如果擋不住李巡檢，也放起流星火來。你們留心，但見東路流星火起，即刻退回。見北面流星火起，便先四下裏散開，慢慢回來！』衆人一齊領命。

宗孔道：『老表台！我姪老爹辦事，着着差我先行，沒有一回落後。今天怎麼沒了我的事了？』爵興只做不聽見。對貴與道：『賢姪可自己做第三隊，不必多帶人；却要坐着轎子，叫令叔宗孔保護前去。只要驗明是天來兄弟正身，殺了就回來。我這裏叫人預備慶功筵席。』貴興道：『表叔真是調度有方，可惜未曾做得軍師』

！』爵興道：『好歹今夜也做一遭兒頑頑罷！』說罷大笑。

當下酒飯已畢，等到初更將盡，這裏便陸續起身；各人臨行，爵興又一一囑咐：『切記回來時，各人都由後門進來，不可有悞！』看看一隊隊的都去了，又遠遠的聽到第二聲炮响。貴興就上了轎，宗孔扶着轎槓去了。爵興又暗暗笑道：『好歹叫你做一次奴才去。』這裏外面打劫的情形，開書第一回，已經說過，今不再提。

且說祈富是夜聽得強徒來攻打大門，便連忙到裏面道：『強盜真個來了！你們快些關好二門，躲到石室裏，我往外面看動靜去也。』僕婦程氏聽得，忙將二門關上，下了鎖。凌氏帶了合家人口，躲到石室裏面。關起石門，上了鐵栓。衆人慌做一團。凌氏戰兢兢的，只是念佛。後來聽聽已經打破了二門，劉氏到樓上，在小小窗戶外一望，只見紅光滿地，嚇的連跌帶滾，走了下來道：『婆婆，不好了！他們還放火呢！』衆人聽了，只嚇得三十二個牙齒，登時打鬥起來。不多一會，鼻子裏忽然聞着一股桐油煙臭；慢慢的那煙就多起來，薰的衆人咳嗆不絕，要躲到樓上去

。誰知樓上的煙，更覺利害；只得重新下來。一個個慢慢的氣，也喘不出了；眼淚鼻涕，出個不生。這座石室，本來是預備收藏緊要物件的，不甚寬敞。不一會，只見滿室皆煙，把兩盞油燈，罩得慘淡無色，闔晦無光。又過得一會，雖然還隱約看見那兩個火影兒，却早是黑越越的對面看不見人影的了。凌氏氣也喘不過來，那眼淚撲簌簌的流個不住，撈起衣襟，掩住了口鼻，聽一聽各人都寂無聲息。只還聽得一個人在角子裏喘氣，欲待叫時，却是用盡平生之力，也叫不出了。欲待看時，莫說那眼睛張不開，就算勉強張開了，在這黑煙裏面，如何看得見？只好暗中摸索，要過去看；不料踢了一件東西，絆了一交。伏在那東西上面，用手摸時，却是一個人；摸在那人的大腿上，覺得已經冷了。要待掙扎起來時，却只掙扎不起，只得伏在那裏。

不知凌氏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聞凶耗梁天來氣死

破石室黃知縣驗屍

且說天來兄弟，當夜掌燈時分，別過母親凌氏，各人叮囑了妻子幾句話，帶了養福，一同叫船到省城。及至趕到省城，到得天和行時，各夥友都吃了一驚道：『老太太明日千秋，梁兄等既回去稱觴祝壽，爲甚此刻又趕了來？』天來嘆一口氣，把張鳳報信的話，一一說了，直述到逃走出來避難的話。只聽得行中的一位管帳先生，拍案大叫道：『呀！梁兄！你這個錯，可錯得大了！既然有了張鳳的報信，你就應該當時把張鳳扣住，做個證人；一面報了文武兩衙門，存下了案；一面招呼地保，更夫，練勇，或伏在四面，以便擒捉；或列在門前，預爲防護；纔是個辦法呀！怎麼你父子兄弟，一同都出來了，却把些女人丟在家裏？倘或明天回去，老太太有甚麼三長兩短，那就怎麼樣呢？噯！真正豈有此理！』幾句話只嚇得天來張口結

舌，魂不附體，頓足道：『這便怎麼得了？』君來也道：『該死！該死！怎麼我們就想不到這一着；此刻可怎麼得了，趕回去也來不及了呀！』養福道：『據張鳳說，他們說的：「逢男便殺，遇女休傷。」只怕女人還不要緊。』那管帳先生道：『小東人！你向來很聰明，怎麼這個就見不到？有男人在家時，他便這麼說；此刻男人都走了，他尋不出一個男人來，豈不要遷怒女子麼？』養福聽得，頓時呆了。天來跳起來道：『不必說了！我們連夜趕回去罷！』管帳先生道：『梁兄！此時也不必着急了！此刻要趕回去，也不及了！縱使叫了快艇趕去，到得府上，也要五更時候了。萬一碰在賊鋒上，豈不壞事？我看莫若等到了天明再去罷！』天來此時，方寸大亂，心無主宰；聽了此言，復又立定。衆夥友也在那裏議論紛紛。

那一夜，天來三人，並不會睡。有兩個夥友，也陪着坐守天明。天來一夜，只是心驚肉跳，出一陣熱汗，又出一陣冷汗。三個人噁聲嘆氣，連環一般的不斷。看看坐到天色微明，天來又要走；那管帳先生，本來也陪着坐；此時已是前仰後合的

磕睡不止了。聽得天來又要走，便勉強掙扎道：『梁兄一夜也捱過了，不在這一時之間了，稍爲再等一等。府上要有甚麼動靜，報信的，不久就要到了。你此時要走，豈不是兩面相左麼？』天來聽說，又坐了下來。不一會，各店夥都起來，張羅開門了。天來坐立不安，就走到外面看一回，又走進來嘆幾口氣。忽見祈富跟踉蹌蹌，赤着膊，滿頭是汗的，奔了進來。氣也喘不出的道：『官人呀！不好了！……』只說得這一句，便站腳不穩，撲咚一聲，跌在地下，放聲大哭起來。只嚇得君來魂不附體，要着急問時，却又說不出半個字來。養福早已渾身冰冷，連舌頭都麻木起來了。看看天來時，他却一言不發，面色同白紙一般；嘴唇也青了，兩隻黑眼珠子，只管朝上翻。養福方要叫爹爹時，只見他猛地裏往後一翻，直挺挺的仰跌在地下。嚇的養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君來也急的叫待出來了。大叫道：『哥哥！這是怎麼呀？』衆夥友手忙腳亂，都去弄薑湯，開水，通關散，灌救了一會，方纔慢慢的回轉過來。君來，養福，扶起來坐下。此時嚇的祈富也不敢哭了。倒反過來安慰

道：『官人放心！家中只怕還未有大事！』天來道：『夜來到底是怎樣情形？你快說！』祈富道：『昨夜初更向近時候，強盜來了；小的便向裏面通報，知照他們，關上二門，小的就到那填不盡的池子裏，躲避去了。不多一會，強盜攻開大門，又用火攻開二門，小的嚇的不敢出頭。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隔壁翰昭叔太爺，及四鄰人家，雖然敲鑼喊救，無奈總沒有人來。人聲鬧得盈天響，直到三更向盡，差不多四更時候，強盜方纔去了。小的扒出來，到裏面去看，只見石室大門緊閉，門外頭，堆着一大堆燒不盡的草灰，那火還是烘烘的着呢！小的當下便叫開門，誰知叫破了喉嚨，也有沒人答應。嚇得小的慌了，連夜叫了加快的孖艸快艇，給官人報信；請官人速速回去定奪。』天來聽說，明知是凶多吉少，然而也只能作一絲之望，趕忙帶了君來，養福，祈富，叫了快艇，飛棹向譚村而來。

到得家時，只見餘燼尙燃，十分狼藉。只有石室大門，依然緊閉。翰昭已在那裏搓手頓足。天來兄弟見了，也不及說話，便撥開草灰，亂去打門號叫。叫了半天

，那裏有個聲息；正在這裏張皇，只見李巡檢坐着轎子來了，前面還有地保李義帶着。當下李巡檢裏外勘視了一遍，便向天來道：『幸而還沒有偷了東西，還算好。

』天來道：『時刻石室裏面，沒有聲息，不定還有人命在內。並且外面又是放火毀門，明明是強盜，還望太爺作盜案詳稟！』李巡檢道：『石室門是在裏面關的；就算是強盜，他從那裏鑽進去殺人？除非連強盜也死在裏面！』天來着急道：『太爺不肯作盜案詳稟，小人自去報縣就是了！』李巡檢怒道：『你這裏明明一點東西沒有遺失，不過失了點火，這還說不定是你們自不小心的原故！你這個人很膽大，就這樣沒憑沒據的就算是盜案麼？』天來道：『太爺不必動怒，自從昨夜四更，強盜去了，這石室門還沒有開過，回來打開了門，裏面八口女眷沒事，小人也就不敢多事，聽憑太爺詳去。倘使內中有個變故呢，小人只得自行報縣的了！』李巡檢想了一想，這件事果然有點蹊蹺。因說道：『這麼罷！你一面叫石匠來鑿開石室，一面叫地保去報縣；我也就回去辦詳文就是了！』天來謝了李巡檢，一面叫人去叫石匠

；一面叫祈富協同地保去報縣。

這時候的番禺縣姓黃，江西人氏，是個兩榜出身。爲人頗覺慈祥，辦事也還認真，總算沒有晚近官場習氣的。自從今年三月到任，地方尙覺太平，從沒有辦過盜案命案。這日聞報，不覺大驚。又聽說石室至今叫不開，情知有事，就傳齊了刑書仵作，執事人等，如飛的下鄉來勘驗。到得譚村，已是申牌時分。只見那兩名石匠，在那裏鑿石室，還沒有鑿開呢。傳天來兄弟過來，略略問了幾句話。就叫地保李義來問道：『昨夜此處明火打劫，又放火燒門。你去報過文武兩衙麼？』李義低頭跪下，嘿嘿無言。黃知縣拍案再問，李義只管不語。黃知縣怒道：『你這狗才！到底怎樣說？』李義道：『小人不合，昨夜吃了點酒，不會知道！』黃知縣大怒，撒籤喝打。左右拖翻在地，打了一千小板子。又傳四鄰問話；四鄰同供，因見賊人勢大，不敢相救。也曾登屋敲鑼喊救，爭奈沒有人來。黃知縣叱退，又傳柵夫黃元來，當堂打了五百。離了公座，親自喝叫石匠，用力開鑿。此時一扇石門，已是鑿凹

了一大塊；只是未曾洞穿。就叫搭起人字架，掛起大槌去撞。撞了幾十下，方纔撞成一洞。天來看見，連忙走近，低下頭要扒進去。誰知剛低頭到洞口，裏面噴出一陣臭惡的煤氣來；把天來薰的涕淚交流，咳嗆不止。旁邊一個石匠看見，便取塊布，掩了口鼻，扒了進去。拔了鐵拴，開了石門。只覺得一陣臭惡微煙，滾滾出個不。衆差役便走了進去。不一會，陸續擡出入口女屍來。天來兄弟父子，已是號咷慟哭。及後見了凌氏屍身，更是抱着亂哭亂叫。養福伸手去胸前一摸，道：『爹爹，叔叔，且莫哭！祖母還有得救呢。』當時，又紛紛亂亂，調薑湯，燒開水，來救了一會。凌氏果然甦醒過來。原來當時各人俱各被煙悶倒。僕婦程氏，已是直挺挺的躺在地下。凌氏暗中摸索時，踢在他頭上，絆倒伏下來，口鼻剛剛伏在程氏兩腿當中。煙氣是上升的，凌氏伏到低處，得了些微空隙，所以不死。此時醒來，看見屍骸遍地，縱橫狼藉，不覺大哭起來。天來只得勸住，扶人上房，央了鄰舍婦人來陪伴。自己仍舊出來當官答話。

當下黃知縣飭令作作，將七口女屍，逐細驗過。喝報實係被煙悶死，別無傷痕。又據天來供報屍名：『梁天來妻劉氏，一梁君來妻葉氏，一梁養福妻陳氏，一梁天來女桂嬋，一傭婦程氏，一婢女春桃，一婢女秋菊。』黃知縣嘆道：『這夥強徒，居然連傷七命，便叫書吏填屍格。君來跪上一步，稟道：『身妻葉氏，已經有身五月，求太爺驗明，作八命存案。』黃知縣吃了一驚，忙叫作作如法相驗。作作便去取了一塊新瓦，用炭灰燒紅，淬在醋裏。拿起來，趁熱蓋在葉氏肚上。一會取下來，呈案。黃知縣一看，果然瓦上，現了一個男孩的影子出來。就叫書吏照填在屍格上。然後撫慰天來幾句，叫他作速備具呈詞，以便追緝強盜，便打道回衙。

這裏天來兄弟，便含悲茹痛的，收拾餘燼，買棺盛殮了七具屍骸。那一種淒慘情形，且不必細表。只有凌貴與那邊，聽得這個風聲，只嚇得屎尿直流。從此之後，大開銀庫，驅遣財神。在廣東官場中，演出一個黑暗世界來。

未知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張阿鳳挺身作證

施智伯仗義騰詞

且說凌貴與當夜，打劫了一番；回到家，遵了爵與分付，一個個都從後門進來。爵與已排好了五桌筵席，預備慶功。當下且不入席，列坐兩旁，談說此事。潤保，潤枝，先說道：『我兩個奉命在半路攔截黃千總；他果然出來，我們在沙街地方，把他攔住。就照分付的話，說了一遍。他又問：「爲何煙燄漫天的？」我們道：「這是今夜放燄口焚化紙錠的煙。」他就信而不疑的回去了。』勒先，蔡順也來回報說：『巡檢衙門，並沒有差人出來。……』其譽，海順，柳郁，柳權，都來回報說：『一共放了十二籬鞭爆。……』凌美閑，林大有，又各叙攻打情形，喜來却進來報說：『地保李義，從入黑時，便醉了；到此刻還沒有醒。』爵與聽罷，呵呵大

笑道：『今番可以算得大獲全勝了。此時叫他一窩兒死在石室裏；沒了個苦主，地方官那裏還肯認真緝捕？這纔是斬草除根呢！』貴興道：『表叔真是算無遺策；但是我只管依計而行，內中還有許多不懂的，爲甚要先打起醮來呢？』爵興道：『這是個顯而易見的道理；你同天來有仇，此刻差不多人都知道了；忽然他家出了這件大事，豈不要疑心到你？總要託一個事故，躲避開纔好。此時又沒有甚麼事好做，所以只好託詞打醮。恰恰算到今天，放燄口完醮。你是主人家，應該在旁邊伺候拈香的。明天事情出來，那個還疑心到你？就只這個意思。』貴興道：『這放鞭爆又是甚麼意思呢？』爵興道：『這裏離梁家不過半里路；他們去打時，不免要有聲息；所以放起鞭爆，亂了那邊的聲音。這裏頭還有一個用意，我恐怕李巡檢要出來，所以打發簡勒先，蔡順，去攔住；萬一出來時，先來通報，我這裏便要遮留着他，或待茶，或待酒，敷衍住他，也叫外面鞭爆的聲音，堵住他的耳朵。所以叫你們回來時，從後門進來，也是怕恰遇了李巡檢在前面；因此預先打算定了，所以必要

簡蔡兩個去攔截巡檢差人。我其中也有個用意，因為恐怕別人看不出公差的舉動，他卻又不穿號衣的，更無從別辨。簡勒先我曾經問過他，他從前在東莞縣當過差役，此刻番禺縣裏，也有他一個卯名，他是一定看得出來的。所以特派了他去，這是我連日籌畫的計策呢！』不一會，那四路放閃香的宗孟，宗季，宗孝，宗和，也陸續回來。這個說我悶倒了某處更練，那個說我悶倒了幾處更夫。爭來獻功。……貴興當堂取出了八千銀子說道：『我本說過，總謝的是五千銀子。其餘天來兄弟，殺一個，謝一千。此刻一把火，一縷煙，管取連養福也死在裏面，真是算得剷草除根的了。我另外拏出三千銀子，你各位一一均分了罷！』衆人齊聲稱謝，方纔入席暢飲。直飲至天色大明，日高三丈，方纔各各就寢。

到了申末酉初，方纔起來。宗孔獻計道：『我睡在床上，想了一個法子，前回的三千兩假借票，此刻正好用着他。憑了這一張紙，乘勢好去占據他的糖行。』爵興道：『不妙！不妙！這樣做出來，顯見得我們乘人之危了！且慢一步，再想法子

。我們此刻不重在糖行，只重在石室，總要設法把那石室先弄了過來，其餘再作商量。』宗孔方欲說話時，只見喜來報道：『大爺！不好了！昨夜梁天來並沒有死；所死的都是女人。此刻報了番禺縣，在那裏相驗呢！』爵興吃了一驚道：『你這話是真的麼？』喜來道：『怎麼不真！我纔從屍場上回來的；親眼看見天來兄弟父子三個，都在那裏呢？地保李義，被縣官打了一千多板，打得那屁股就同爛楊梅一般，路也走不動了。伺候縣官走了之後，還叫人擡着回去呢。……』一席話聽得貴興目定口呆。宗孔摩拳擦掌，爵興搓手頓足。他三個人，却是三般心事：貴興爲的是白費精神，白耗銀錢，未曾殺得他一個，不勝懊惱。宗孔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既然未死，何妨今夜再去結果了他。爵興是想到他家男子未死，鬧下這場大事，他一定不肯干休；過兩天，不知他如何告法；這場訟事，很有得糾纏呢！當下便對貴興說道：『看這個情形，一定是走了消息，有人通了信了，他纔預先避過呢。然而這件事，我們已經是萬幸的了；天來這東西，是個笨貨；要是稍爲乖巧的，得了信息，

先招呼了更練；又召集些佃戶，分伏在石室裏面，及外進幾間。等你們攻石室時，裏應外合，怕我們不束手就縛。所以我昨夜要分作三隊起行，也是防到這一着。此刻這一關是已經逃過了，不必說了。從今天起，可不能不防他告發！他若是只告了強盜行劫，沒有人名，那就不怕他。最怕的是有人通了信，他却告起主使來，這可是個不得了的事！」宗孔道：「老表台！也忒煞多心了！我們這裏，那一個不是姪老爹的心腹，那一個不受過姪老爹的大恩，誰還去通信呢？諒天來也沒有這樣大膽，敢告我們。」爵興不去理他，又對貴興道：「君子防未然。這件事賢姪可不要看輕了！須要預備一切，一兩天內，把衆兄弟陸續打發開了，千萬不可一哄而出！又不可慌張顧忌，要去的大大方方。賢姪這裏，預先要買出兩個有年紀的人，充做蒼民；我們譚村沒自甚麼紳士，蒼民可以當官的。至緊至緊！我此刻也不能耽擱，還要去各處打聽天來曾託甚麼人寫呈子，好作商量。」貴興聽得呆了道：「表叔！你千萬在心！這件事纔好呢？」爵興道：「鬧起事來，我也要累在裏面，怎麼好不在

心上？以後還要大衆同心合力呢！」說罷，匆匆辭去了。

且說天來盛殮了衆屍，不必說當然哀痛的了。只因凌氏年紀高大，恐怕傷了老人家的心，只好勉強安慰。這一天，張鳳也來弔問。天來感他的情，就留他在家吃口閒飯。過得幾天，又想到省城生意要緊，只好留下養福侍奉凌氏，帶着守孝。又叫君來隨時往來兩面，自己帶了張鳳，到省城而來。一衆夥友，自有一番唁慰，且不必言。

却說天來有個至友，姓何，表字傑臣。這一天聞得天來到了省城，也來慰問。天來接見，具道一切，傑臣道：「有這等奇冤，梁兄爲甚不早日補了呈詞，請官追捕？」天來道：「我何嘗不是這樣想？况且黃縣官也交代，叫補具呈詞。但是這個呈詞，要怎麼寫法？也要請一位高明的商量商量，纔得妥當！我昨天纔到，所以還沒有提起。」傑臣沈思道：「我有一位相好朋友，曾經學過刑名，律例極熟；只因不肯冒紹興籍貫，所以沒有館地。寫的狀詞最好，却只不肯出面，也沒有人知道他

有這個本事；而且還有一個極不好的脾氣，不容易請教。若是拏了錢請教他，他向來不肯做的。要碰着他路見不平，却是分文不受，登時就代人作了。」天來道：「不知此公姓甚名誰？何不帶我去見他，訴說這番冤苦？或者他肯見憐，亦未可知！」傑臣道：「這樣求他，未必他肯。我明日約他出來，到外面閒逛，故意經過此處，梁兄便可邀留少坐。閒談之間，說起這件事，隨機應變去求他，方纔妥當呢！」天來大喜應允。當下傑臣別去。

到了次日午後，果然看見傑臣，同着二人走過；天來便邀傑臣到行裏少坐。傑臣又邀了那人，一同進來。天來請問姓名，始知那人姓施，表字智伯。當下分賓主坐定。傑臣又故意問天來家中之事，天來又故意訴說一番。智伯道：「昇平世界上面，那容強盜橫行？梁兄爲甚不速速補具呈詞，好叫地方官緝捕？」天來道：「弟這番被劫，却與尋常被劫的不同，內中有個主使的！」智伯道：「主使的又是誰？」天來便把同凌貴興交涉前後情節，一一告知。」智伯道：「不知可有個見證？」

天來道：「見證便有一個。」又把張鳳報信一節，說了一遍。智伯道：「有了這個見證，就好單告主使的人了！這個叫做「擒賊擒王。」若只告個盜劫，他不難賄囑差役，就是一百年也不能緝獲破案呢！」天來道：「多承先生指教，只是缺了個寫狀的人；不知二位可有相好的朋友，肯做這個事的麼？」傑臣聽說，看看智伯。智伯道：「省城裏面，做這個事業的很多，梁兄自去打聽便了。」天來聞言，無話可答。傑臣想了想道：「寫狀的人儘多，只有一層可慮！凌貴興是個富有百萬家財主，又是個陰險狡詐的人，只怕他早就遍行賄囑了。這裏託了他，他却在呈詞上面，故意弄些破綻；他却又去同貴興造訴詞，駁了個乾淨，那又怎樣呢？豈不壞了事麼？」智伯沈吟道：「不知那個見證的張鳳，可靠得住？」天來又把張鳳叫來，給智伯當面。張鳳先說道：「小人當日，確在凌家窗外，聽見強徒說話。那時不過偶然存了個不忍之心，去梁官人家通個信，也並不是望甚麼酬謝；誰知事後，梁官人却口口聲聲叫我「恩人，」叫得我好生慚愧！又在乞兒隊裏，把我提拔起來，豐衣足

食，我反受了梁官人大恩。莫說是到官做見證，就叫我赴湯蹈火，也是要去的！

智伯道：『你不要此時口硬，當了官時，那一種威嚴，只怕你先就要嚇慌了；何況說得對便好，說得不對時，要打要夾呢？你不怕麼？』張鳳大怒道：『你這位先生，太欺人了！難道做過叫化子的，就沒有骨氣了麼？我還因為骨氣太傲，纔做叫化子的呢！梁官人要肯放我去時，也不必打官司，我此刻就回到譚村，闖進凌家，尋着貴興一刀砍死了他。我自己到官出首，拚了我這顆頭顱不要，去抵他命；不帶累着梁官人半絲半毫，也可以做得。不過我想被他們弄殺了七屍八命，只拏一個凌貴興來抵，未免不值得。想告到官司，多捉幾個強盜來，殺殺這口惡氣，方纔出得舒服！爲此我不曾去動手罷了！』智伯拍手大喜。忙對張鳳一揖道：『好一位義士！你怨我「有眼不識泰山。」這寫狀的事，就交給我罷！我是不受凌貴興賄囑的，他却也賄不到我。』天來大喜，即刻就送過潤筆銀一百兩來。

不知智伯受與不受，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憤奇冤天來初告狀

行重賄勒先訪官親

却說天來當下送過潤筆銀一百兩。智伯那裏肯受。天來再三相強，傑臣對智伯遞了個眼色，智伯就受了。又坐談了一會，二人方纔別去。走出一箭之地，智伯取出那一百兩銀子，遞給傑臣。傑臣道：「這是天來送先生的潤筆，如何給我？」智伯愕然道：「兄既是不受，何故遞眼色與我？」傑臣道：「先生有所不知，天來素性拘迂固執，你若是不受他的，他倒要疑心不同他盡力，所以我勸先生受了。」智伯聞言，也不理傑臣，翻身走到天來行裏，當面還他銀子。天來大驚道：「先生這是甚麼意思？莫非嫌菲薄麼？」智伯把傑臣的話述了一遍。又道：「我向來代人寫詞狀，不肯受錢的。不過是個抱不平的意思。」天來還要強送時，智伯作色道：「

梁兄！你這就錯了，難道你看得我還不如一個張鳳麼？」一句話嚇得天來不敢言語，連連作揖陪罪。

智伯別了去，到得次日早晨，果然親自送來一紙呈詞。天來再三致謝，款待茶點。看那呈詞時，上寫着道：——

「具稟人梁天來。稟爲虎豪壘噬，抄殺七屍八命事：某悲姓寡人單，居住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輿之言，勒某拆屋相讓，長伊風水。某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掘破墳墓，斬伐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拆後牆，填塞魚池，渡頭截劫，掘岡芋，割田禾，搶去玉石花盆，花梨木桌椅；種種欺噬，事事有據。某屢欲膽詞上控，爲母訓所阻；且貧富懸殊，卵石不敵，只得忍止。詎惡十害不休，禍於戊申年，六月十八夜，知某母生辰，料某歸家上壽，糾合強徒焚劫，冤殺七屍八命，蒙臺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確證。有此大冤，迫切瀝血上鳴。乞恩丙鑒，沾仁無既！」

天來看罷，再三致謝。智伯道：「梁兄可把他再三讀熟，牢記在心。到了堂上隨問隨答，不可有誤！」囑罷辭去。天來就取呈詞，細細讀熟。好在都是自己親身經歷過來的，不必十分用心；只看了兩遍就記得了。於是覷着黃知縣坐堂問案時，當堂呈上。黃知縣看罷，對天來說道：「你怎麼遲到今天，纔來補呈？」天來道：「只因家中連喪七人，料理諸多後事，所以耽擱了！」黃知縣道：「你這證人張鳳，靠得住麼？」梁天來道：「是張鳳親見親聞，堅願做證，可以隨時到案聽審的！」黃知縣道：「你退去候着罷！」天來叩謝退出。黃知縣就當堂籤出值日原差陳德，到譚村提凌貴興去。

陳德領了牌票，次日一早，帶領衆小差，來到譚村。到得貴興家時，恰好區爵興也在那裏。陳德便指揮衆小差，把兩個押起。爵興吃了一驚道：「請問貴差有甚麼公事？到這裏爲的是甚麼事？」陳德冷笑道：「你們做的事，你們自己不知，還來問我！」爵興道：「話雖如此，你也應該先給公事我們看過，怎麼不問青紅皂白

，就動起粗來？」陳德在身邊取出公事，向桌上一擲道：「你看！你看！」區爵興取過來一看道：「既是這個公事，我就跟你到公堂走一遭，當堂先告你一個凌辱斯文！」陳德冷笑道：「好個殺人放火的斯文！」爵興也冷笑道：「你那一隻眼睛，看見我殺人放火？你們這些技倆，只好去嚇那不識字的鄉下人。須知我區爵興，是個吃慣官司的；回來我只請你們本官發落。」原來陳德進門時，因為公事上有凌貴與叔姪字樣，以為他們便是叔姪兩個。今忽聽得爵興這話，知道有誤。公門中的人，何等油滑；又聽得爵興語言尖利，連忙改容道：「原來是區大爺，小差奉公行事，身不由主，望大爺恕罪！」說罷，便喝衆小差道：「兩位大爺，都是讀書君子，你們不得無禮！」衆小差聞言，一撒手，早把兩人放了。爵興便道：「大凡告到官司，虛者自虛，實者自實；總不難「水落石出。」你既然知道這裏凌大爺是個讀書君子，那梁天來不知聽了甚麼人的話，告了這一狀，這裏免不得要遞個訴詞。又何必張皇着便來提人！此刻這公事上，又沒有提審的日期，你何妨緩一步，到了幾時

要審，再來關照。等凌大爺自行投到，順便就遞個訴詞。這個案，不難一堂就可以了結了！」說罷，回頭對貴興道：「賢表姪！可取些茶資，送給這位原差哥，讓他們也好去吃碗茶。」貴興向來未經過官司，方纔陳德一來，已是嚇的手足無措。幸得爵與幾句話，說的陳德放了手，纔放下了一半心。此刻聽得爵與叫他送茶資，就連忙進去取銀子，又不知送多少纔好。此刻陳德在外面，又不便同爵與商量；自己又不曾經過這個事；一時沒了主意，只得順手取了二百銀子，拏了出來，交與陳德。陳德雙手接過，連忙道謝。心中暗想：「原來是個雛兒，倒是個好主顧。將來這案，一堂不結，未免再翻些花樣，賺他幾個用用；如果這案子遷延下去，好處還多呢！此刻樂得做個人情。」想罷，便陪笑道：「小差本來是奉公而行，並不是斗膽來攪擾。既然凌大爺這般賞臉，就是略緩幾天，也不要緊。過幾天到堂，自然有照應。但請放心！」說罷，帶領衆小差，歡天喜地而去。貴興拍手大笑道：「這樣容易打發的官司，怕他甚的！」爵與道：「不是這等說，我同賢姪趕緊到省城走一遭

，好歹要打點打點。他這個告，告得很兇，不可不防。並不是就此可以了結的。」

貴興連忙同爵興帶了喜來，叫船同往省城。到三德店住下。爵興匆匆往外面去了。直到二更時分，方纔回來；滿頭是汗道：『好利害！原來這個呈詞，係當堂呈遞，還沒有批，就當堂籤差的；我們要遞訴詞，須得要抄了他的底子來，方好下筆。我今天費了大半天工夫，方纔弄到。晚飯還沒有吃呢！』貴興忙叫開飯來，一面取過那呈詞底稿去看道：『這個做證的張鳳是誰呢？』爵興道：『賢姪真是「貴人多忘事。」怎麼就忘了這個叫化子？』貴興道：『哦！原來是他！他有多大前程，敢來同我作對！』爵興道：『不是這等說，他總是在甚麼地方，得了我的憑據，方纔鬧出這件事來。我們要趕快些預備。我記得簡勒先他在番禺縣裏有個卯名，不知他在裏面有甚麼路子？明日一早叫喜來去找了他來。你在店裏，另外派一個夥計到譚村去，把那兩個買定了的着民，先邀了來，教他口供。要緊要緊！我吃過飯，就去起訴詞稿子；這件事，很要費點心思。賢姪你也請早點睡，不要來攪擾我。』當

下吃過了飯，爵興自去打草稿。

次日一早，貴興就起來；先打發一個夥計，到譚村去。又叫喜來，去尋簡勒先。到了巳牌時分，爵興方纔起來，一同早飯。飯後，不多一會，那夥計已在譚村帶了兩個老頭子來：一個叫做錢裕國，一個叫做文昌明。爵興教了他多少見官不要畏懼，力保貴興在家攻苦讀書，不預外事，……的話。教了又教，方纔教會。喜來也帶了簡勒先來。爵興便把天來已經告發的事，告訴了他。又問他裏面可有線路。勒先道：『不必線路；只我便認得他的舅老爺，想來許他一分厚禮，也可以說得上去。只是聞得這位本官，十分清廉，不知說得動說不動？』爵興道：『我們許下裏面一千兩黃金，許了舅老爺一千銀子，見了錢沒有不開眼的；只要你竭力說上去，事後自然也要重謝你。』簡勒先道：『我們是自己一家人，還有甚麼謝不謝；事不宜遲，我便要去！』貴興取出五十兩銀子給他道：『這個拏去作個茶酒之費。』勒先不受。爵興道：『這箇不是謝你的，你去請那位舅老爺說話，吃茶吃酒也要使用；

總不能倒要你化錢。』勒先方纔受了。一逕來找這位舅老爺。

原來黃知縣是個窮讀書人出身。在江西原籍時，窮的無可過活；甚至在街頭賣字。曾經娶了個小戶人家的女兒爲妻。這人家姓殷，娶了過來之後，殷老夫妻，不久就相繼而亡。臨終時，都囑託女婿，照應小兒子殷成。這殷成從小就不成器，終日在街頭賭博；又沒有第二個兄弟姊妹；自從殷老夫妻死後，黃知縣倒添了一個累。幸得是年鄉試中式，次年連捷，中了進士，榜下用了知縣，籤分廣東；領了部文，到省而去。路過他江西原籍時，便許下他妻子殷孺人，一朝得缺，卽來迎接。不到幾年，就題補了番禺縣缺。殷孺人得信，也不等丈夫來接，便絜了兄弟殷成，投奔廣東而來。殷成此時，便是官親。黃知縣知道他小舅子不成器，恐怕他在外面招搖撞騙，屢屢約束他，提防他。誰知他是個小家人出身，真是村夫牧豎，不足登大雅之堂。衙門裏的老夫子，他看見了就怕；人家同他客氣，他却是張紅了臉，不懂招呼；終日却在外面，結識那些差役；不是賭錢，便是吃酒。黃知縣同他嘔了幾回

氣；偏偏這位殷孺人又是護短。黃知縣也無可如何，只是肚子裏氣悶。這一天，殷成正在衙門裏出來，劈頭遇見簡勒先。便大叫道：「老簡！你來的好！今天裏面一個人也沒有，好不氣悶！你快來，我給你趕老羊去！」

未知勒先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簡勒先智使舅老爺

殷孺人大鬧黃知縣

却說殷成一見了勒先，便道：「老簡！我同你趕老羊去。」勒先笑道：「好好！你來的正好！你要趕老羊也可以；只是小了不來！」殷成道：「一百文一注。」勒先道：「太小！」殷成道：「二百。」勒先道：「太小！太小！」殷成道：「三百，四百，五百，一千！」勒先道：「小！小！小！」殷成道：「十兩銀子！」勒

先還是搖頭。殷成道：『老簡！你在那裏發了財來？我不和你趕羊，你好歹先借幾兩銀子我用！』勒先道：『沒得借！要就我們來賭！』殷成道：『你要賭多大纜來？』勒先道：『古人有說的：「一擲千金，」你要依得這個，押下一千兩黃金，我就同你賭！』殷成大笑道：『老簡！你敢是瘋了麼？』勒先道：『我不瘋；不過你窮點罷了！那一個隨任做了嫡親舅老爺，像你這種寒酸！』殷成道：『我也這麼想，只是沒有個弄錢的路子！』勒先道：『你只要肯押了一千兩金子，做箇孤注，我同你賭個輸贏；你贏了我的，自然就有銀子了。你要知道，一兩黃金十八換；這一千兩黃金，有一萬八千銀子呢！』殷成道：『你沒得給我呢！』勒先道：『只要你贏得，我沒有賴帳的！』說罷，一把拉殷成到自己寓處，取出骰碗道：『來來來！』殷成笑道：『就是一千兩黃金一注。你要賴了，我叫我姊夫扣住你，不怕你飛上天去；你是頭家，快擲快擲。』殷成擲了一把，是個九點，殷成道：『這回贏定了！』擲了兩把沒有；因取起骰子，在手裏搓了一搓；用力擲去，那骰子落碗，見了

三個二，兩個六，還有一個在那裏轉呢；眼見得轉個六出來，便是分相，要贏了。殷成連忙扭住了勒先衣襟，對着骰子喝聲：『六呀，六六六！』果然轉了箇六出來；却把一箇二打翻了，變了個四；只得八點，恰恰輸了。殷成一撒手，翻身就跑。勒先連忙趕上，一把拉住。殷成着急道：『你剝我的皮！』勒先道：『舅老爺！不要這樣，我有句說話和你商量！』殷成道：『沒有商量，除是剝我的皮！』勒先捺他坐下道：『舅老爺！請坐！我們不過取笑，誰來認真呢！』殷成道：『認真也不要緊！我有的的一條命！』勒先笑道：『我拿甚麼做膽，敢要舅老爺的命。此刻金子是有一千兩在這裏，不知你要不要？』殷成道：『你莫非在這裏做夢麼？』勒先道：『我並不做夢，却是夢也想不到的；這注橫財，只要你有本事去拏！』殷成這纔覺着話裏有因，便問道：『是甚麼橫財？用甚麼本事去拏呢？』勒先就把梁天來告凌貴與一節說了。又道：『凌貴與實是被他誣告，因此氣忿不過，情願送一千兩金子到裏面，要伸這個冤。舅老爺如果說得裏面收了，還另外謝你一千銀子；再有本

事說得裏面一文不要，豈不是這一千黃的，一千白的，都是你舅老爺的麼？」殷成沈吟了一會道：「我且說去，碰碰運氣；說得成功時，請你到穀埠去開廳。」勒先道：「多謝舅老爺。只是越快越好！」殷成也不答話，站起來，往裏就走。

一路上暗想道：「我何妨把一千銀子許了他，我自己却落了一千金子，豈不是好？」又想到：「不好！不好！太少了，恐怕買他不動；不如許他五百金子罷！」一頭想，一頭走，不覺走到了簽押房來。黃知縣正在那裏看公事呢。殷成走了進去，叫一聲姊夫。黃知縣擡頭一看道：「你這幾天幹甚麼事來了？總是十天半月不見面的；你自己照照鏡子看，一臉都是野氣；我勸你安靜點，在書房裏臨幾行帖，看兩篇書罷！就是正經書看不懂，看看小說，也好拿來定定性，何苦成天在外頭混；混得個甚麼道理出來？」殷成道：「姊夫！你還埋怨我不看書呢！我前回從家鄉帶來的一部大板金瓶梅，你又掣來燒了，說是甚麼銀（諧淫字）書。你單怕我在銀書上看了銀子下來發了財，是不是呢？我此刻倒送金子給你，好不好呢？」黃知縣

道：『你不要和我胡說，裏頭去罷！』殷成道：『不是胡說；是件真事。就是梁天來告的那個狀，那凌貴興是冤枉的。』說到這裏，又想到：『五百金子，還怕買他不動；不如多給點與他，我少賺點就是了。』又道：『他此刻託人來說，求姊夫代他伸冤，他情願送八百兩黃金給你用呢。』黃知縣大驚，怒喝道：『你在外面胡鬧罷了；怎麼干預我的詞訟起來？你小心點，還不快滾出去！』殷成初意，以爲一說必成，誰知碰了一個大釘子；沒好氣，三步兩步，走出簽押房。到上房而去。

殷孺人正在那裏打丫頭，罵老媽子。殷成也不理會，一直走到他姊姊床上，就睡下去哭。孺人打罵了一回，走到房裏一看，見了這副情形，大驚道：『兄弟！你做甚麼？』問了兩聲，不見答應。又問道：『可有甚麼人欺負了你？快點告訴我，我與你出氣！』殷成見問，越發哭得利害。歇了良久，方纔抽咽着說道：『姊……姊姊！你借給我幾個盤費，我回江西去，姊夫攆我呢！』殷孺人聽了大驚，猛然叫道：『丫頭！請老爺進來！』

不一會，黃知縣進來了。殷孺人道：『你要攆，連我一齊攆了去；只要你打發盤纏，我姊弟兩個，馬上就滾！好等你另外揀一個又賢慧，又標緻，又和順，又是娘家不死個精光的，方纔娶了來做太太。我是沒有這種福氣，只好跟着人家在街頭研墨，伺候他賣字；賣了百十來個錢，買米燒飯吃。那裏有福氣住在衙門裏來！本來呀！這是要有福氣的太太住的衙門，我們是小人家出身，只配受窮苦，還不自諒，要千山萬水，走到這裏來，受人奚落。兄弟！快點起來！捲鋪蓋，咱們走。男子漢，大丈夫，哭甚麼！你雖然沒本事，寫出字來，賣不出錢；終也不見得就餓死了！咱們放長眼睛，看人家升官發財！』說罷，又一疊連聲，催捲鋪蓋道：『就連盤纏也不開發，我討飯也討了回去；好歹丟不着我婦人家的臉！』黃知縣道：『好端端的鬧甚麼？我不懂呀！』殷孺人道：『啐！誰要你懂我的事來！我的兄弟，不爭氣，死捱在這裏，還穀不上一個奴才三小子；我當日又不是明媒正娶的，是個偷跑跟漢子的，我兄弟便是個忘八烏龜崽子，所以人家要攆就攆！』黃知縣怒道：『孺

人！你這是甚麼話？他只管在外頭混鬧，自己也不顧惜自己的身分，……」殷孺人連忙插嘴道：「呸！他本來是個小戶人家，烏龜忘八崽子，又不是甚麼做知縣太爺的，顧惜甚麼身分呢？」知縣道：「我也不知嘔了多少氣，也嘔他不好，……」殷孺人又插嘴道：「是呀！這個叫做好死的不死，又不見他死了，害得我要說嘴也說不來！」黃知縣道：「這也罷了！他今日忽然還要干預詞訟起來，難道我說了他兩句，就算得攆了他麼？也值得這樣驚天動地起來！」殷孺人道：「兄弟！怎麼你也不照照鏡子，你是甚等樣人，也好去干預人家的公事；怪不得受了人家的羞辱，却跑到我這裏來哭！」殷成聽得，一骨碌扒了起來道：「姊姊！這纔是『狗咬呂洞賓』呢！我常常聽人家說：做了官，是用大秤秤金子，小秤秤銀子的；我們這個番禺縣，又是有名的好缺，衙門裏却是冰清水冷的，外面的人說起來，都說如今這個縣官，是個馱子，有錢不會用。我聽了這話，很是納悶。我今天出去，遇了一個鄉紳人家的師爺，說是甚麼梁天來誣告了凌貴興；此刻凌家肯出八百兩黃金，送到裏面

來，求伸這個冤。知道我是個舅老爺，專誠來託我的，我又不曾招攬他。誰知姊夫倒要攆起我來！姊姊！一兩黃金十六換，這八百兩黃金，一八如八，六八四十八，有一萬二千八百兩銀子呢！我一片好心要送萬把銀子進來，倒受了這個氣；你道惱不惱呢？」殷孺人忙問道：「兄弟！怎麼說呀！人家就肯拏八百兩金子送我們嗎？你爲甚不來和我說？」殷成道：「和你說便怎麼？也要他肯代人伸這個冤枉，人家纔肯送呢！和你說便怎麼？難道人家肯白送你嗎？」殷孺人屈指計道：「八百兩，一兩黃金四兩福，四八三十二，是三千二百兩，足足有兩担福呢！我們不知有這兩担福沒有？老爺！你爲甚放着送上門的金子都不要？是甚麼道理？難道你窮的還不怕麼？」黃知縣道：「他這個公行賄賂的，我那裏好胡亂受他？我又沒有審過，知道他們誰曲誰直。倘使受了他的，做出那縱盜殃民的事情，便怎樣呢？況且我做官，自有做官的廉俸，我不貪那意外之財！」殷孺人道：「呸！不說你沒福，說甚麼縱盜殃民，你既然說沒有審過，那裏就知道是縱盜殃民呢？這是個甚麼案情？你

說給我聽。」黃知縣不則聲。殷成道：「甚麼案情？是一個姓梁的，被強盜打劫了，鬧了個七屍八命，那姓梁的不來告強盜，却告了一個姓凌的讀書人。說是那姓凌的指使出來。」殷孺人道：「那八百兩金子，是那一個送的？」殷成道：「就是那姓凌的，被他誣告了，所以肯送出來，求姊夫同他伸冤呀！」殷孺人忽的一下翻了臉，對黃知縣道：「這等順水人情，你也不肯做；難道我嫁了你，就應該窮一輩子，捱一輩子，不應該享一天福的麼？姓梁的所告，既然是個讀書人，你怎麼就說到縱盜殃民起來？你沒有發跡的時候，也是個讀書人，難道那時候你也是強盜麼？」黃知縣跌脚道：「唉！你怎麼這樣糊塗？他不是告姓凌的做強盜，是告他糾合強盜來打劫傷人呀！」殷孺人道：「我不糊塗，你纔糊塗呢！你也是個讀書人，你糾合過強盜麼？你可曾認識過一個半個強盜麼？我只當你讀書明理，惺惺惜惺惺，誰知你倒拿同自己一般的人，當做強盜，還說我糊塗呢！」黃知縣道：「我何嘗就說他定是個強盜！因為不曾審過，那裏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呢！」殷孺人道：「你看！你

還是這樣糊塗呢！你要疑心到讀書人是強盜，你爲甚不疑心你自己也是強盜？這件事明明是姓凌的受了冤枉，明天坐堂，先把姓凌的出脫了，然後另外派差去捉強盜，也不虧了姓梁的了。這八百兩金子，你不受我就受了！夫妻們好也這一遭，不好也這一遭；好的大家享用，不好的我就拿了他做盤纏，回江西去。由得你在這裏做清官！兄弟！你先出去，叫他把金子即刻兌了來，包他明天沒事。我這裏不怕他不依我這個辦法！』般成巴不得一聲，立起來就走。黃知縣要阻擋時，那裏還阻擋得住。

不知到底鬧個甚麼了局，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千金且向閨中送

八命初沈海底冤

且說殷成得了他姊姊的命令，一口氣就奔了出來。只見勒先正在那裏探頭探腦。一見了殷成，便搶步上前問道：『舅老爺！怎樣了？可得手麼？』殷成搖搖頭，只不言語。勒先不覺納悶道：『不行麼？』殷成也搖搖頭，一把拉了勒先就走。走到勒先寓處，方纔問道：『老簡！你方纔的話是真的麼？』勒先道：『千真萬真，怎麼不真？但不知舅老爺辦的怎樣了？』殷成道：『事情是容易辦妥了！只是要先付那一千兩金子；就是我那一千銀子，也是要先付的；不知你可辦得到？』勒先道：『只要裏面真的答應了，也沒有甚麼辦不到！』殷成道：『自然是答應了，難道我還騙你不成？你要是不相信時，我罰咒給你聽：我如果騙了你，馬上就叫雷打死我好麼？』勒先道：『舅老爺！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說來！』殷成道：『可要快點；遲了，我可等不及。並且還有一句話，一定要今天送了進去，方能妥當；如果你辦不到，我可也辦不到了。』勒先道：『我知道，你等一等，我就來。那煙榻上，有鴉片煙，你燒兩口頑頑，我就來的！』說着去了。

殷成在這裏坐等；等得心焦，又捨不得就去；只得到煙榻上吸了兩口煙；又躺了一會，勒先方纔回來。說道：「事是可以辦得到的，就請舅老爺回去取來。」殷成跌脚道：「你這個人太不爽快了！何不就拿來了來？你須知我是最怕見生人的。」勒先道：「舅老爺！你又來了，須知人家整千的金子，不是甚麼小頑意兒，那裏就肯交給我？也得要你去見見面呀！」殷成道：「你不要冤我；你既然認得他，他爲甚不相信你？我又不認得他，難道倒相信我起來麼？我不去，你要就代我去取了來；不然，我就走了！」勒先道：「你在我們面前很會賴皮，怎麼只是怕見人？」殷成道：「這是各人的脾氣；我連裏面的老夫子，我一個也不招呼的。你此刻怎麼說？我要回去了。」勒先道：「你且再等一等，我就同你去拏來。這是大家的好處，就是你也有一千的銀子，何必這樣性急！出來辦事情，總要有點耐性；像你這個樣子，那裏辦得大事呢！」殷成沒奈何，只得再耐着性子來等。

勒先又去了好一會，同了一個人來。後面跟了四個跟班，肩膀上都揹着一個紫

花布包裹，進來歇下。勒先指着殷成對那人道：「這位便是殷舅老爺。」又指着那人，對殷成道：「這位區師爺，是凌大爺的親戚。」殷成只得過來相見。爵興把殷成打量了一番道：「舍親的訟事，務求閣下鼎力！」殷成望着勒先道：「老簡！你到底怎麼講的？不要只管嘔我！」勒先道：「東西都在這裏了，凌大爺託區師爺送來，請舅老爺給了收條。」殷成道：「怎麼要起收條來？」爵興道：「這個本來不敢要收條，只是弟去回覆舍親，也要有個憑據。」殷成道：「那可難了，我的字又寫得不好；老簡，你代我寫了罷！」爵興聽了，便拉了勒先一把。兩個人一同到外頭去，唧噥了幾句，又回進來。勒先道：「就請區師爺寫了，舅老爺畫個押罷！」殷成道：「這倒使得！」爵興要了紙筆，寫了「收到黃金白銀各一千兩正」十一個字。又標了年月；底下又寫了一個「殷」字。這是要等殷成自己寫名字的意思。寫罷，遞了過來。殷成也不寫名字，就在「殷」字底下，歪歪斜斜的，畫了個十字。便遞給爵興。爵興笑了一笑，也就收了。使叫四個跟班，取過四個包裹，打開，取

出十個紙包來。再打開看時，都是金子，有一點過了道：『這都是足九九八秤的，合共一千兩。』又取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遞過來道：『這是送閣下的菲敬。』殷成接了過來。看了又看，拉了勒先，到外面問道：『這票子是真的麼？』勒先道：『笑話了，他們那裏用出假票子來。』殷成道：『我向來不會用過，不能不小心些！』勒先道：『你放心！我包你用！』殷成方纔進來，問勒先討了一張白紙，把那票子包好了，解開衣襟，放在貼肉的衣袋裏。又道：『那個我拏他不動，要找個人幫忙纔好。』勒先到外面，叫了兩箇夥計進來。把那金子，分做兩大包，一個拏一包，跟着殷成要走。他忽然又叫住道：『且慢！且慢！』重新取出兩個紙包，問爵與道：『這是一百兩一包，不錯的麼？』爵與道：『一絲也不錯的！』殷成便把這兩包放下道：『老簡！這個且存在這裏，我等一會來拏。這件事我一個人說不下，是我姊姊幫着說的；這是我姊姊要的。我等一會，馬上就來取。你千萬不要弄丟了！』勒先道：『是是是！你送進去，就給個回信我們。』殷成道：『又要甚麼回信

？』勒先道：『好歹裏面怎麼說，你出來告訴我們就是了。』殷成點點頭，帶了兩人就走。

等了好一會，方纔回來道：『沒有甚麼說，我姊姊已經催着，明天安提審了。』說着，拏了二百兩金子，頭也不回就去了。

爵興辭了勒先，自去回覆貴興。說起殷成的舉動，大家笑了一番。

到了次日，黃知縣果然提審這案。傳齊了兩造四鄰地保棚夫人證，開堂審訊。貴興也帶了錢裕國文昌到堂，當堂遞了親供。黃知縣看時，上寫道：

『具訴詞監生凌貴興。訴爲藉死架禍，乞恩察釋無辜事：竊生父宗客，與惡梁天來之父朝大，在南雄合股經商；二十餘年，素無嫌怨。康熙四十八年，朝大因置買沙田，價銀不敷，向生父揭借銀三千兩，立有借據爲憑。嗣於某年月日，彼此分手；生父欲取回此款；朝大因見息微合算，不思吐還，耽延歲月。生父亡後，朝大相繼而亡，屢向天來兄弟討取，初尙認欠，再後問取

，則以「人死債賴」……等語爲報。竊思天來富有百萬，何致負此三千金之數？實係立意圖吞。去年路上相遇，生向理問，惡見生荏弱，拳脚相加；幸得族叔宗孔，聞聲奔救；街鄰勸解得免。當時卽欲膽詞上控，緣伊之母，係生之姑，親來泣勸，因見姑悲苦，更念先人之誼，只得忍住。自謂有姑一日，一日不敢具詞，俟其良心自返。豈料賊劫其家，惡以八命陷人，希圖卸債。乃以虎監疊噬，抄殺七屍八命事，捏生叔姪在案。蒙恩傳審，敢不凜遵赴訴。外抄梁朝大親筆揭數一紙呈電。乞恩察釋無辜，究債欠項，舉室沾恩。此稟。」

黃知縣看罷，把驚堂一拍。對天來道：「你父親的欠款，既然無力償還，也要好好商量，爲甚麼誣捏他，希圖捏賴！」天來道：「這是一紙假票，並無中保。」黃知縣道：「真票假票，此刻我不急問你；你告他糾合強徒行劫，到底是那一個的見證？」張鳳跪上一步，稟道：「是小人於七月十八日，親在凌貴興家聽外聽聞；

並無虛偽。」梁翰昭也稟道：「當夜小人親眼看見賊夥中，多半是凌家子弟，不敢誣攀。」黃知縣又問黃元道：「你做棚夫的，應該比別人見得親切，你怎麼講？」黃元道：「小的見些多是生面人，而且多是隔縣的聲音，……」黃知縣一聲喝斷。對張鳳翰昭道：「你兩個見得可比棚夫的親切麼？顯見得都不是安分之徒，插身多事。」說罷，撒籤喝打。兩旁差役，把二人牽翻在地，每人打了三十小板。當下錢裕國文明昌一同稟道：「小老人世居譚村，素來知道凌貴興在家讀書，從來不敢多事。此次實是被梁天來誣告，太爺不信時，小老人兩個都肯具結。」張鳳又稟道：「這兩個具結的人，小人都認得。」因指錢國裕道：「他是嘉應州人，剃頭阿三。」又指文明昌道：「他是殺豬阿二。」黃知縣道：「他既是「剃頭殺豬」的，本縣且問你，你是做甚麼事業的？講！」二旁差役，一疊聲叫喝講，張鳳道：「小人素來安分；因為時運不佳，又不敢爲非，只在街頭乞食。」黃知縣一聲喝斷道：「哇！凡人百藝，都可以謀生；看你年紀不大，又沒有殘疾，甚麼事不能做，却要

出來叫化。顯見得是個無賴，還要插身插訟，左右與我再打！」說罷，撒下籤來，兩旁差役，一聲答應，上前按倒張鳳，一五一十的打了五十小板；打得皮開肉裂。張鳳忍痛不過。大聲叫道：「冤枉呀！冤枉……」叫聲未絕，只聽得後堂一陣鼓響；擡頭看時，原來縣太爺已退堂去了。衆差役一擁上前，簇擁着原被兩造下去，聽候發落。

天來心中無限怨氣，看見翰昭張鳳，無端被打。張鳳更是打得鮮血直流，一步一拐的，更覺傷心。正在心中沒個主意，忽見一個人走出來，大聲叫道：「太爺吩咐，梁天來一案人證，留下棚夫黃元，其餘各人，暫時釋放！」

天來只得同了翰昭張鳳，回到天和行裏。入得門來，只見茶房說道：「施先生在裏面久候了！」天來帶了二人進內，果見智伯在座，一見便問：「審得怎樣了？」

天來就將堂上一切問話，說了一遍。智伯道：「始終沒有問凌興貴一句話麼？」

天來道：「沒有！」智伯搖頭道：「這件事壞了！我還料着一件事呢！」天來道：

「先生料着甚麼事？」智伯道：「第二次打張鳳的時候，後堂便打了退堂鼓，馬上知縣就退堂去了！」天來驚道：「先生那便知道？」

不知智伯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輕財色張阿鳳拒賊

買珠釧鮑師爺受賄

且說天來聽見智伯說出打張鳳時，知縣退堂一節，便問道：「先生那便得知？」智伯道：「這是賊官伎倆，如何瞞得過我？這等舉動，一定是受了賄了！」張鳳忍着痛道：「先生既是料事如神，縣裏伸不着冤，你何妨再寫一張狀，叫梁大爺到府裏去告呢？」智伯道：「你還打不怕，還敢做證麼？」張鳳道：「死也不怕！打幾下算甚麼！只要先生肯寫狀，我是到了閻羅殿，也要證他的！」智伯又對天來道

：『這番要告他錢神用事，詞中要牽涉到番禺縣的了，不知尊意如何？』天來道：『有此奇冤，自然赴湯蹈火，也要去伸冤的。只是又要費先生的心！』智伯道：『既然梁兄這樣講，我明日就寫好呈詞送來！』當下辭去。

到了明日，果然親自帶了一紙呈詞來，交與天來；天來再三致謝。只等張鳳將息的棒瘡好了，便去廣州府呈遞。

且說當日凌貴興聽審完了，回到三德店，不勝歡喜。對爵興道：『今番的千兩黃金，果然用得妥當。……』說聲未了，只見宗孔走了進來，一見便道：『姪老爺！你那天來的時候，也不給我個信；我還不知爲甚事來的。後來再到你大府去打聽，纔知道是爲了官司。前兩天宗閑也來同我說起，他說聞得這回天來告的狀，連我也告上了。還有一個張鳳做證。我想趕到省城來幫姪老爺的忙，又因爲我衙門裏沒有一個熟人，來也無用，因此止住了。昨夜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條妙計，所以今日特地趕來！』貴興道：『不知叔父有甚妙計？』宗孔道：『天來不過靠一個張鳳做

證人，我如此如此，……包管天來失了這個幫助。姪老爺！你道好麼？」貴興連道：「妙計！妙計！」宗孔道：「既如此，就好叫喜來先去。」貴興聽說，即刻打發喜來到譚村家裏，取丫頭美蘭來。過了一日，果然取到。貴興便叫且送到簡勒先寓處住下。宗孔便天天出來尋張鳳。誰知張鳳捱了八十板子，兩腿疼痛，將息在天和行裏，不能出門。

一連過了六七天，方纔起床。就到街上散步，早被宗孔看見。一把拉住。便道：「阿鳳哥！你一向好麼？」張鳳擡頭看見宗孔，心中暗暗詫異道：「他來找我做甚麼呢？」隨口答道：「不破不爛，也不見有甚麼好！」宗孔道：「我有一句話，和你商量，在這當街說話不便，請借一步！」說着，拉了便走。張鳳心中暗想道：「這又是甚麼事？莫非凌貴興因我證了他，叫這個人來謀殺我麼？在這省城裏，耳目昭彰，我須不怕你；且跟了你去，探個虛實，也是好的。」想着，就跟着宗孔走。轉彎抹角，走到了一家門首；宗孔便讓他進去。張鳳昂然直入，內中已迎出一個

人來，正是簡勒先。三人分賓坐下，勒先便亂嚷：『茶來！茶來！』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打扮得十分妖冶，扭扭捏捏的，出來送了一碗茶到張鳳跟前。張鳳舉起一雙冷眼，只瞧得一瞧；那丫頭也送了張鳳一眼，就扭扭捏捏的退了進去。宗孔道：『阿鳳哥！你看這個大姐長得好麼？』張鳳道：『豈有此理！既然到了這裏，這個人自然是簡兄的內眷；不然也是簡兄的使女。你怎麼就當面評賞起來？』宗孔哈哈大笑道：『簡兄！你取出那個來，給他看！』勒先聽說，便走進去。不一會，搬出十個元寶來，擺列在桌上。宗孔又在身上，取出一個信封；在信封裏面，抽出一張字紙；也擺在桌上，對張鳳說道：『阿鳳哥！我對你說：此刻梁天來和我家姪老爺，結下冤仇，打起官司來。這件事人人都知道，是與你不相干的；你却甘心同天來做證，這是何苦！想來你的意思，不過要等天來的官司贏了，多少要他謝點禮罷了。不知天來這個官司，萬萬不會贏的；你的謝禮，幾時可以拿得到手！所以我同你想，你不如早早脫了身，不來管這個開帳。我姪老爺，也可以栽培你。哪哪哪

！你看這十個元寶，是五百兩銀子；還有這一張；是這裏東街上的一張房契；這房子說大不大，也有三間兩廊；後頭一個大天井。方纔和你送茶的，就是我姪老爺的丫頭，今年十八歲，相貌是你看見過的了。只要你答應一聲，再也不去與天來作證，這些東西，都是你的。你馬上是錢也有了，房子也有了，老婆也有了。你自己想想，打定了主意！」張鳳冷笑道：「多承你家的姪老爺好意；只可惜我張鳳沒有福氣，向來不知道甚麼是女色風流；露宿風餐的慣了，也用不着房子；叫化也可以吃得飽，銀子更是沒用；你家姪老爺的金銀，只好去買那些貪官污吏，却買不動我這個叫化子來。」說罷，起身，一路冷笑着走了。

走回天和行，只見施智伯，恰好在那裏，催天來進稟。張鳳便把遇見宗孔一節告知，且說且笑。智伯跌足道：「張義士！你這可差了！爲甚不假意應允了他，領了他來，明日連這個賊證，一齊到府裏去告發呢？」張鳳道：「先生話是不错，只恨張鳳生平不會說假話。」梁天來道：「我却不是這個意思；我的事，本來不干張

兄的事；事前多承關照，已是感激不盡了。因為和我作證，前天又白受了八十板官刑，好生叫我不安；此時何不就莫管我這件事，受了他的謝，以後倒可以過個安樂日子了。』張鳳道：『我若是肯貪這種便宜，也不至於叫化了！』三人議論了一回，智伯別去。

過了一天，天來就到廣州府衙門裏去遞了呈詞。叵耐凌貴爵神通廣大，早又有人送信給他去了。這個人姓陳，名邦祿，是府衙裏的一名書辦。向來和爵興相好。自從發生這件事，爵興早就和他說過。又誇說貴興如何疏財仗義，邦祿聽在耳裏，記在心上。這天看見天來的呈詞，告的是「財神擺佈，巧織瞞詳，八命冤沈，號天伸雪，……」中間還牽涉着番禺縣，好不利害！便忙忙的來尋爵興，告知此事。爵興便引他見了貴興，大家商量如何設法。邦祿道：『現在本府最倚重的，是一個鮑師爺，真是言聽計從；若得這個人應允了，那怕天大的事，都不要緊。只是一層，向來不會聽見他受過人家關節。等我且去試探試探，再作商量！』爵興道：『陳兄

！怎麼便這般老實！大凡受關節的，幾曾見過明目張膽，胡亂被人家知道？只託你用心去幹去，我等在這裏靜聽佳音，事後重重相謝便了。」邦祿辭了去。

不一日，就來回信，說這件事很是難辦。這位鮑師爺，確是向來不受關節的；並且生平沒有嗜好。我此刻已經又託了人去體察動靜，見機行事了。爵興道：『只是要費心從速，恐怕被他批死了，就要多費手脚了！』邦祿又辭了去。過了一天，又來說道：『天幸！有了個機會了，鮑師爺新近娶了一個姨太太；這位姨太太，看上了一副珍珠手釧，一定要買。那價錢可要一萬銀子，鮑師爺却只有四千；還缺六千買不成功，打算要退還了。此刻要是有了六千銀子，代他還了釧價，只怕還可以商量！』貴興忙道：『這個容易！』即刻打了一張票子，交給邦祿道：『費心代爲關說，再當重謝！』邦祿便辭了貴興，一逕來尋鮑師爺。可巧鮑師爺擎着那手釧來玩弄，正要擎去退還。邦祿道：『師爺！這手釧買定了麼？』鮑師爺道：『沒有呢！東西是好的，可惜我一時手邊沒有錢。』邦祿道：『在旁處調動了來，也買了。』

鮑師爺道：『一時那裏去調動呢？』邦祿遞過那六千的銀票道：『這個不多了麼？』鮑師爺驚道：『這是那裏來的？』邦祿道：『師爺只管用去，何必要問那裏來的呢？』鮑師爺道：『這必是你有甚要見教？』邦祿就把來意告知。鮑師爺道：『我沒有見過這狀子；等我看過，辦得到，辦不到再說。這票子你先帶了回去罷！』邦祿道：『不必！我也知道師爺，一向是公事公辦的；這件事，明知凌貴興是受了誣告，纔敢來說。……』這話句還沒有說完，恰好那賣手釧的珠寶客人來了。鮑師爺看看那手釧，又想起了姨太太，不由的就把那票子，湊了自己的四千，交了給他。邦祿看見，早閃了一閃，躲出去了。

鮑師爺送了珠寶客人，回頭不見了邦祿，就順着脚，走到簽押房。只見本府劉太守，正在那裏寫字呢。見了鮑師爺，便放下了筆道：『老夫子來的正好，請看這張呈子！』鮑師爺接過一看，正是梁天來的狀子。看罷了，又問道：『縣裏可會詳到麼？』太守道：『到了！』就取出給鮑師爺看。鮑師爺看完了詳文案卷，暗想：

「這件事好不糊塗。那番禺縣雖然斷定了天來是誣告，但是賊衆行劫，煙殺七屍八命，是一個重案，何以單單申飭了梁天來，却没有另行緝盜的下文呢？這件事一定有點蹊蹺。方纔陳邦祿的話，未必靠得住。可恨那六千銀子，已經付了出去，無從嘔還他了。此刻怎樣辦呢？」不覺心下一陣發急起來，打不出個主意。劉太守問道：「老夫子看完了麼？你向來料事極明，這個案，看來誰虛誰實呢？」鮑師爺因爲沒了主意，回答不出。因道：「太尊看來怎樣呢？」

未知劉太守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劉太守誤聽一席話

焦按察故沈九命冤

却說鮑師爺一時回答劉太守不來，因反問道：「太尊看來是怎麼樣呢？」太守

道：『這可難說，我想梁天來一個平民；如果不是受了奇冤，那裏便敢來府上控？並且連黃令，也牽涉在內。我看來這「財神擺佈」這句話，是不免的。這件事必要澈底根究起來纔好！但是我近來病後，身體不曾復元，精神總是恍惚，恐怕誤會了意，沒有敢批出去。』鮑師爺此時暗想：『六千銀子，生米已經成了熟飯；若是袖手不理，又無從嘔出來還他。我雖是向來不受請託，此次不免從權做一遭罷。』因說道：『若是梁天來所告的是實情，這凌貴興自然情罪重大；但看他那訴詞，爲的不過是三千兩錢債，無論還與不還，何至結這個大怨毒？當夜幸而梁天來父子兄弟都不在家；不然，還有個滅門之慘。平心而論：凌貴興這個人，我雖然不知他的底細，然而究竟是個納監讀書的；同梁天來又是姑表至親，縱然有甚怨恨，也不至於下這種毒手！而且見證的又是一個叫化子，這裏頭不無可疑之處！太尊還請三思！』劉太守拍着桌子道：『是呀！我却見不到這個；單是弄個流丐來做證人，先就靠不住了。幸得老夫子明見，提醒了我；不然，又要弄出那年武林的故事來了。』

原來這劉太守當初曾做過一任浙江仁和县。爲了一件案子，不聽鮑帥爺的說話，斷錯了，被人家上控，弄得幾乎參官；好容易打點好了，已是費了好幾萬銀子。從此之後，劉太守聽了鮑帥爺的話，比聖旨還利害；說一句，依一句，再沒有違拗的。鮑帥爺也是個正直的人，盡心輔佐，從來不受人家請託；偏是遇了今番這個重案，卻是他破戒的第一遭。所以到了次日，劉太守升堂，貴興遞了訴詞，就同在縣裏所遞的一般；不過當中添了一段，說：「張鳳是個失業乞兒，曾在他家中行竊，被家人痛打一頓；因此挾嫌誣證，……」云云。劉太守看罷，便叫天來貴興都到案前道：「你兩個是中表至親，爲何結訟？又且各執一詞；一個說他欠宿債三千；一個說被他搶去花盆桌椅岡芋田禾；這些事本府不會親見，也不能斷說誰虛誰實。此刻都算你們都是實的，彼此也可以相抵，不准只管纏訟了。至於盜劫人命，自當另案辦理。梁天來只准到縣催請緝捕，不得再節外生枝。你們兩造都同我具下結來。」貴興自是得意；天來不敢不從。劉太守喝叫提張鳳上來，罵道：「你這流丐，不

安本分；既經行竊，還敢挾嫌誣證。」喝令重打一百皮鞭。打得張鳳血流滿地。劉太守已是轉入內堂。

天來這一場委屈，更是難堪。只得具了個結，扶着張鳳回去。智伯知道今日堂審，早就趕到天和行裏聽信；看見張鳳回來，十分狼狽。不覺大怒道：「這還了得！光天化日之下，怎容得這班貪官污吏，這等橫行！梁兄！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到臬台衙門去告。再告不准時，便到撫台衙門去告。總要伸了冤，方纔歇手。仗着我施智伯這枝筆，呈詞一節，你只管放心！只等張義士將息好了，就去告！」天來再三作謝，智伯辭了出來。順便在紙店裏，買個白票，帶了回去。也是事有湊巧，恰好被喜來遇見了。回到三德店，就告訴貴興道：「方纔在第八甫走過，看見一個人，在天和出來，買了一個白票，不知天來又要到那裏去告了。」爵興道：「這不必說，一定是要到臬台上控了！我們倒不可不預備他。……」正說話間，恰好林大有來到，大家說起這事。大有道：「叵耐張鳳那廝，甘心同他做證，送他錢銀

妻子，都不肯要；只好設法弄死了他。天來沒了證人，就要軟了一半；那就不怕他了！」貴興道：「但是有甚麼善法，能得他死呢？」大有低頭想了一想道：「前頭一班夥計當中，有個黎阿二，自從得了大爺謝錢之後，來到省城，輸過精光。此刻還住在我煙館裏，沒有事情可做。……」貴興道：「我就再出些錢，叫他去刺殺張鳳。……」大有搶着道：「不好！不好！萬一刺他不成，或是刺成了，被官捉住，那時又多生枝節了。我有一個法子，當堂殺死他，不要抵命的。」貴興道：「這更好了！不知有甚妙法？」大有道：「只要化幾個錢，在桌台衙門差役裏，打點設法；同阿二充了差役，最好是當了個夾棍手。天來不去告就罷了；若是去告時，大爺一面打點裏面的事；到得提審時，只要上頭說一聲夾，這裏便把他夾死了，豈不乾淨！」爵興拍手道：「妙極！妙極！此計正合我意！」貴興道：「那麼就煩林兄去辦；要多少使費，只管到這裏來取支就是了！」大有領命辭去。

這裏貴興便時刻留心去打聽。又要爵興設法，到裏面打點。爵興道：「此刻天

來告不告，還沒有知道，何苦先去驚動他！等打聽得實在了，我自 lawful 法子。裏面我雖然沒有認得的人，却還有個商量的去處。我的親家李輝國，同裏面有往來，儘可以說得活動的。賢姪不必心焦！」貴興向來佩服爵興，說他料事如神，聽見他這樣說，自然依了。

過得兩天，黎阿二親自來說；已經設法投到臬台衙門皂班裏去，特來通知。貴興大喜道：「這好極了！你回去先同我在各夥計處打點。萬一天來告到，只要能將張鳳夾死；我這裏肯出五百銀子，聽憑你們各夥計去分。」黎阿二答應去了。只見爵興從外面走來道：「好梁天來！果然告了！」貴興忙道：「快請表叔去打點！」爵興道：「且不要性急；你先看了他的呈詞，我已設法抄在這裏了！」貴興接來看時，大意還是同府裏告的一般，那領起的兩句，却換做：「告爲坑殺七屍八命，台憲受賄沈冤，干證慘受非刑，號天究救事。」末後又牽涉着廣州府；貴興看罷道：「此刻應該怎樣打點？請表叔快出主意！」爵興道：「你快兌二萬銀子給我，多派

幾個人，分纏在身上；跟我即刻到佛山去走一遭！」貴興道：「衙門現在省城，怎麼倒要到佛山去？」爵興道：「我親家在佛山呢！」貴興道：「兌銀子太重了，還是票子罷！」爵興道：「也好！只是票子也要散碎的。或一千，或五百；那幾十的更要多打幾張。這回恐怕上上下下，都要打點到呢！」貴興依言，便叫三德店的管事，去打了來。爵興不敢停留，即刻動身去了。

這裏凌貴與眼巴巴的望他回來。誰知等到第三天，依然沒有影響。貴興急的如坐針氈一般；心中七上八落，跳個不住。直到了第四天，方見爵興回來。說道：「快點預備到堂，一切都鋪排好了！」貴興道：「表叔怎麼直到今天纔來？」爵興道：「那裏的話，我前天就來了；不過跟着李舍親去打點，不會分身回來。直到昨日，方纔妥當。……」說猶未了，只見傳審的差役已到。貴興便穿了他監生的衣頂到堂。按察焦公，提兩造到案前細審。兩造的口供，仍是同在府縣裏一樣，問不出個道理來。焦按司教且退下，又提張鳳來問。張鳳道：「小人同凌貴與無怨無仇，倘

不是親見親聞，怎敢便來做證？」焦按司聽了，默默無言。且取貴興的訴來詞看，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忽然大怒。拍案道：「張鳳！你在府縣裏供的是隔窗聽得，方纔又說是親見親聞，本司且問你，親見些甚麼來！講！」兩旁差役，一疊連聲喝叫「講呀！講！講！」張鳳方纔「親見親聞」這句話，本是順口說出來；此刻被這一問，不覺怔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焦按司大怒道：「本司所到之處，政簡刑清，怎容得你這流丐，挺身插訟！到底你受了甚麼人主使！快講！」兩旁差役，又一疊連聲喝叫講。張鳳道：「委實沒有人主使！是小人親耳聽見的！」焦按司喝道：「看你這鷹頭鼠眼，必非善類；不動大刑，你如何肯供？」說罷，又喝一聲夾起來。左右差役，一齊動手。把張鳳牽翻在地，上了夾棍，將麻繩收了一收，張鳳大叫道：「冤枉呀！青天大人！冤枉呀！」焦按司喝一聲收。左右又收了一收。張鳳大哭起來，禁不得這一班如狼似虎的差役，受了貴興的五百贓銀，黎阿二又雜在裏面，巴不得馬上送了他的性命，好去取銀。捉住繩頭，狠命的收。只夾得張鳳眼中火光

迸裂，耳內雷鼓亂鳴，從腳籬榜上，一直痛上心脾。天來看見，不由的心膽皆裂。對着張鳳道：『張哥！你隨便甚麼，胡亂招了罷！』張鳳搖頭道：『夾死我也不：』衆差役恐怕他真個胡亂供了，鬆了夾棍，夾他不死，不好向貴興要錢；所以聽見天來對他說這句話，格外用力的一收。可憐張鳳回答的一句話，都沒有說得完，便大叫一聲，大小便一齊迸出，死在夾棍之下。衆差役故意低頭把他細細的一看，方纔稟道：『張鳳夾暈了！』焦按司道：『噴醒他再問！』說罷，起身退堂。

衆差役恐怕他還活轉來，看見本官退堂去了，且不鬆那夾棍，故意提起來，往地下一攢道：『認真的死了麼？』看看不見動靜，黎阿二又過來踢了一脚道：『噲！』又低頭一看道：『咦！果然暈了！怎麼這般柔脆？夥計們快來鬆了他！』登時七手八脚，把張鳳鬆了，有兩個還故意的含着冷水，對着死張鳳面上亂噴，天來看見，心裏痛的哭不出來，早已呆了。黎阿二過來，推他一把道：『噲！這個人是你帶來的，快叫人擡回去。醫好了，下堂還要帶來聽審呢！』衆差役一哄的早散了。

不知這死張鳳的屍首，放在桌台大堂上，如何收拾，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施智伯發議天和店

凌貴與夜宿巡撫衙

且說梁天來當下痛定一番，只得僱人把張鳳屍首，擡到天和行裏，備棺盛殮。心中又是氣惱，又是悲苦，不覺生起病來。恰好兒子養福，從譚村來到，服伺了幾天，請了一個醫生來診治。這醫生姓程，表字萬里，同天來是總角之交。年輕的時候，又同在一處學習管絃歌唱。後來大家都有了年紀，各營生業。天來時時要到南雄；後來又開了糖行。那程萬里是個醫學世家，他有了家傳，便行起醫來。又在第六甫，開了一家永濟堂藥店。自從天來遭了這場橫禍，他也時常來探問。此時知道天來有病，自然用心醫治；又勸他不要悲哀，大冤終有伸雪之日。

天來一連服了幾天的藥，方纔略略痊愈；只是不使出門。叫人去請了何傑臣施智伯同來商量。傑臣是沒有甚主意的。智伯道：『我聽得焦按察審那一堂，便夾死了張義士。我是一氣一個死，到這裏來探望過梁兄一次。因為聽見說病了，不使進來打攪。依我的意思，再到撫院裏去告他一告；務必要伸這個冤！起先是七屍八命，此刻是八屍九命了！』天來嘆道：『話是這等說，只時前天小兒來了，傳來家母的話，叫我不再告了。聞得凌貴興爲了這件事，撒開手的用錢，已經用出去好幾萬了。我們怎麼敵得他過。此刻世界上只要有錢，誰還講理呢！這是家母的話，我也再三想過，俗語說的好：「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我自從遭了這件事，雖然承先生的情，不取我的潤筆；然而舍闔一日之間，要殲殮七個人；加之各衙門的打點，我雖然不及貴興用的撒潑，然而已經用的不少了。近來竟然覺着有點拮据了。昨天敵行要出一票貨，要用一千五百兩銀子，也不知費了多少事，纔調撥過來。照這樣說：我同貴興真是卵石不敵。話雖如此，我這九條人命，總不能白白的

送給他。所以我左想右想，成了個病。幸得托福全愈了。今日特請先生來商量，或者從此改個法子，只管去催縣裏緝捕強盜；等捉着強盜時，強盜去供出他，他自然沒得好推賴了。不知這個法子行不行？」智伯道：「已經過了三個衙門，此刻忽然放下，豈不是前功盡棄？萬一捉着了強盜，那強盜不肯供出他，那又爲之奈何？何況強盜未見得就捉得着呢？從來說：「擒賊擒王，」若不先告倒了貴興，我敢說一句，這個案，斷不會有破獲的日子！」傑臣道：「依先生這個說法，還到那裏去告他呢？」智伯道：「自然到撫院裏告！」傑臣搖頭道：「不行！不行！我聞得凌貴興向來認得一個蕭撫院的表弟；這個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單知道他姓李；他們兩個人，十分要好。自從鬧了這件事之後，又格外的親熱起來。大約他兩個各有所圖：貴興是要結交他，做個奧援，以備緩急；姓李的是知道貴興是個富戶，要想從中刮他幾個。還聽說這個姓李的，還在蕭中丞跟前，力荐貴興的才學。蕭中丞要了貴興的文字看過，也十分歡喜。姓李的就從中撮合，叫蕭中丞收他做個門生。貴興就

拿了一掛伽南朝珠，一座珊瑚頂子，還有兩樣甚麼東西，做了贊敬，送過門生帖子。我家用的小廝，和他家喜來認得，所以知道這個底細。你想告得他動麼？」智伯道：「不管告得動告不動，且告他一告再說；況且這位蕭中丞的官聲甚好，或者他不肯袒護門生，也未可知。萬一真個告不動時，却再商量！我的意思，便是這樣。不知梁兄以爲何如？」天來嘆了一口氣，默默無言。智伯道：「不是我一定要唆你們兩家的訟；況且梁兄的老太太，又教訓了，說不要再告。我們朋友，又是初交，何必多嘴？不過爲的是死者沈冤莫雪，所以代抱不平罷了！」傑臣沈吟道：「莫非這件事錯疑了貴興麼？到底不曾拏到他的真憑實據。……」智伯道：「何兄！你太小心了！梁凌兩姓，本來是親戚，張鳳何必強來做證？這不是憑據麼？況且他是事前先來報信的，不是事後纔說出來的，還不算實麼？兩家既是親戚，如果告錯了他，凌家早就有人出來理論了，何以寂寂無聞呢？兼且貴興也理直氣壯，可以到堂伸訴，何必又捏出甚麼假借票來搪塞呢？又何必廣行賄賂呢？有了這許多，還說沒有

真憑實據，那除非是要貴與自首，纔算得憑據了！」天來聽了，決然道：「我就一定往撫院裏去再告他一紙，還求先生費心！」智伯在袖中取出一個白稟道：「我早就寫好了。」天來接來一看。領起的是：「告爲屠證沈冤，坑生滅死，千金易捏，九命難伸，鬼泣神悲，叩求超生雪死事。」因說道：「我明日就送去；從此我立定一個主意，那怕告到天上去，也要伸了這個冤，方纔歇手！」當下大家又談了一會方散。

到了次日，天來帶了呈詞，走到撫院裏，蓋戮呈遞。誰知蓋戮房，看見他的呈子，連臬台都告在裏面，嚇的把舌頭吐了出來，幾乎縮不回去；不肯蓋戮。天來沒了主意，忙忙去尋着智伯；告知原故。智伯道：「這個小事，後天便是初一，撫院要出來拈香，你便去攔輿遞投便是了！」天來依言。捱到初一，起個五更，走到關帝廟旁邊伏定；等肅撫院來拈過香，上轎要行的時候，他便搶步過來，左手捧着呈詞，右手扳着轎槓，雙膝跪下，口中大呼冤枉。轎旁的戈什哈，登時把天來按住，

兩邊站香班的文武官員，也吃了一驚。內中還有個番禺縣，認得是梁天來，更嚇的心中亂跳。暗想道：『今番坑了我了！』劉太守焦按察，也覺得心裏不安。當下戈什哈在天來手中，取過呈詞，遞到轎裏。蕭中丞看了，便疊起來，放在袖子裏。旁邊戈什哈，便把天來推過一旁，鏗鏘幾聲鑼響，蕭中丞去了。這裏文武百官，也都紛紛散去。

天來雖然攔輿遞了呈詞，却是惘惘然猶如做夢一般。又不見蕭中丞發落一句半句話，正不知是甚麼緣故。怔了半晌，看看那文武各官，也有打道的，也有坐轎的，也有走路的，紛紛都散了；他還在那裏出神。暗想這個呈子，遞的准不准呢？好叫我難解！只得再去見智伯，把以上情形告訴了他。智伯道：『好了！這是告准了！梁兄，你回去靜聽好消息罷！』天來不勝歡喜；以爲此仇一定可報，凌貴與指日可擒了。誰知凌貴與自從設法夾死張鳳之後，也以爲從此去了一個大患；如果天來再要上控，只可控到撫院裏。撫院是素有照應的，自然更不怕他，何況沒了證人，

他也未必敢再告了！因此帶了爵興宗孔逕回譚村。仍舊招了林大有凌美閒……一班人，在裕耕堂中，大排筵席，互相稱賀。一連吃了幾天的酒，好不快活。

這一天，將近掌燈時候，忽見三德店的一個小夥計跑來，說撫台打發人到店裏來請，不知有甚麼要事，特來通報。貴興聽了，正在狐疑。不一會，只見一個撫台的旗牌走來道：『凌老爺！大人有請，務必今日趕上省去；已經留下南門，專等凌老爺了！』貴興心下疑惑，問道：『可知道有甚麼事？』旗牌道：『不知！』貴興只得答應了，又給了旗牌的茶資，同爵興商量。爵興道：『賢姪只管去，若等到明日午刻，不見賢姪回來，我便趕到省裏去就是了！』貴興道：『不知可是訟事？』爵興道：『就是訟事，也不要緊！裏面儘有人照應。不過當面時，賢姪要隨機應變，就是了！』貴興無奈，帶了喜來，一逕叫船到省城去。入得城時，已是交過二鼓。貴興向撫院行去，走到轅門，劈頭遇見李豐。——這李豐便是蕭撫院的表弟；貴興一向結識他的。——當下李豐見了貴興，便一把拉住，往自家房裏去。貴興道：

「且慢一慢，師帥請我呢！」李豐道：「且慢一慢見，我有話講。」拉着，一直走到李豐房裏。李豐道：「你這件事鬧的好大！今天撫院出去拈香，梁天來攔輿告了一狀；那枝刀筆，委實利害！把焦按司也扳倒在內，咬定說他屠證沈冤。他回來了，氣的要死，把我狠狠的埋怨了一頓。馬上就要行牌府縣，親自提審；虧得我再三分辯，說「這是一面之詞，不如傳了凌某人來，當面問問他，留他一點面子。……」說了再三再四，方纔應允，纔打發人到你店裏去請。恰好你又不在，只得再打發人趕到你府上去。他此刻氣的肝氣大發，躺在牀上。你且不要進去，撩動他的怒氣；去請你的旗牌，我已經知會過他；叫他只說你生病在家裏，你更不必進去了！今夜且住在我處，大家商量一個長策罷！」貴與聽得，目定口呆，手脚冰冷，一句話也說不出。李豐又安慰了他許多話。又告訴他，這衙門裏，某師爺歡喜甚麼東西；某師爺歡喜甚麼東西。……叫他一一預備送禮。又道：「但望他的肝氣一時不得好，那就好商量了！」



A541 212 0016 2839B

這一夜，貴興何曾合眼。到了天亮，便辭了李豐，出了撫署，回到三德店。一連打發了三次人，去請爵興。好容易巴到午刻，爵興來了。貴興便同嬰兒得了乳母一般，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同他討主意。爵興道：『此刻且打算送禮進去再說。不知李豐昨日說該送的禮物，你可都記得麼？』貴興道：『開的有個單子在這裏。』說罷，取出給爵興。爵興看過，便道：『這些東西，是家裏有的，就不必買；沒有的，趕緊買起來！』一時間，起了忙頭，分投買辦禮物。到了次日，交託李豐，代爲致送。可巧蕭撫院這肝氣病，一時不肯就好，一切公事，由得各位師爺及李豐，上下其手，過得幾日。衙門外掛出一張批來，只把梁天來氣了一個死而復活。

不知怎樣批法，且聽下回分解。

